

【季刊】

民國 82年 6月 出版

民國 74年 2月 創刊

香光莊嚴

34

【關懷佛教教育 共創人間淨土】



【編輯手札】

宗教是社會人心的指標

編輯組

宗教信仰始終存在於世界各種族中，是人類社會最古老的活動之一。不同的宗教信仰表徵不同的社會文化，同時，不當的宗教信仰也帶給人心不良的影響——

遠居於非洲的原始民族，爲了遠離災瘴、求得護身符咒，不惜冒著生命危險，運用某些「巫術」，謀殺近親、族人，……

前幾年，位於台灣中部的某天宮，乩童爲了加強「修行功力」，集體焚香「坐禁」在密閉小室，結果慘遭悶絕……

今年四月，虔信「世界末日」的「大衛教派」徒衆，非法囤積武器，受到美國聯調局的圍堵，經過五十一天僵持，終至集體引火自焚，演成九十六人喪生的慘劇，震驚全世界……

臺灣社會在解嚴之後，宗教活動活躍起來了，不僅傳統宗教如此，新興教派也如雨後春筍般林立，在這片百家爭鳴當中，人們的宗教信仰呈現出怎樣的景觀？我們如何來面對和抉擇呢？

基於此，在本期專輯——「臺灣的宗教信仰」中，我們將從鳥瞰宗教現象著手，接著邀請中研院民族所林美容、瞿海源，分別爲我們剖析「我們拜什麼神？」和

「臺灣社會的宗教現況及未來趨勢」；再由中華佛研所所長聖嚴法師、輔大織品服裝研究所所長羅麥瑞修女、香光尼衆佛學院院長悟因法師，從他們長久來奉獻社會所累積的智慧中，提供我們在信仰宗教時，所應具備的健康、正確態度。

而此次「每期話題」，要與您討論的是我們社會繁榮後的沉痾——雞姦問題，期盼經由佛教倫理的推動，「富而好禮」的人間淨土，得以早日實現。

儘管有人將宗教視爲「人心的拐杖」，有人將其斥爲「人心的鴉片」，但人心對於宗教的渴求亙古不變，於今尤烈。印順法師也曾說：「宗教是人心意欲的表現」，而我們深心關切的是——讓宗教信仰成爲社會、人心健康的指標。

貫徹佛教倫理 根絕雛妓問題

編輯組

雛妓的存在一向是第三世界的猩紅烙印，被國際文明社會引以為恥。不料，臺灣在即將邁往開發國家之際，色情業氾濫，雛妓問題也竟成爲社會的沉痾。

依據專家調查：臺灣社會的雛妓人口，已高達六到十萬人之鉅，平均年齡只有十四點五歲，占同齡人口的百分之十四；而自願從娼者，已高達三成以上！

雛妓問題的層面，不單雛妓本身，涵括了家庭、教育、社會，甚至宗教與文化等，要思維雛妓這個嚴肅的問題，不妨根據少女淪爲娼妓的原因與過程去思考。

家庭、社會因素

一般人認爲溫馨的家，無疑是她們惡運的轉捩站。絕大多數的雛妓仍保有童貞時，因面臨父母爭執、離婚、再婚的問題，甚至遭到親人強暴，在走投無路下，不必學識、能力，又「免經驗」、「輕鬆」、「高薪」的色情行業，自然成爲她維生的途徑。

有些少女則因爲父母、親人染有吸毒、酗酒、賭博等惡習，在傾家蕩產之後，被當成汽車、房子般，或分期或終生「抵押」、「變賣」。

而當雛妓被警方查獲時，家長居然表示：孩子平常就晚（少）回家；孩子「陪酒賺錢沒什麼不對」；孩子

「工讀」，「不覺得孩子有何異樣」；甚至孩子被領回以後，更有父母將子女再度賣出！

另一方面，不肖民代、員警、嫖客、人口販子等形成堅強的共犯結構，有六至十萬個雛妓，就有六至十萬家色情營業單位，遍布在你我的近鄰右舍，他們是串連在雛妓與嫖客間無形的線。「雛妓買來之後，『就要不斷接客』！」業者一語道破雛妓的非人生活——她們被注射荷爾蒙「催熟」以便早日接客；被注射麻醉、興奮劑等毒品提神，進而達到控制。

嫖客與雛妓商品

「娼妓是社會必然的罪惡」，這是亙古以來人們嫖妓的通詞，而今嫖客更在調笑戲謔間，強調雛妓既年輕，又「乾淨」、「感覺好」、「可滋補」，強烈反應出把女性「物化」成「人肉商品」，並以老嫩作為身價標準的迷思，以致嫩牛肉秀充斥廟會、婚禮、葬儀，在在顯示臺灣社會愈富足卻愈野蠻的事實。

嫖客們縱欲、視雛妓為洩欲器具的不入道行爲，使得雛妓稚弱的心靈受到戕害、扭曲，形成嚴重自卑及生活價值虛無的人格。若再加上揮不去的毒癮、奢靡無度的生活習慣，未接受正常教育，無疑地，雛妓將因沒有機會拓寬眼界，也沒有能力游向上流，而在「笑貧不笑娼」的風氣裡，做爲人肉市場的祭品——脫得下衣服，卻拿不起一根針。

所以希望根絕雛妓，唯有解開這幾重因素織成的複雜網絡，而最根本的關鍵在於：人對「自己」與「依報世界」關係的認知錯誤。我們以爲應建立的觀念與行爲，有：

一、孩子非私產不能出賣

生命是平等的，孩子並非父母的「私產」，豈可任由買賣？而此販賣子女的行爲竟見容於今日的臺灣社會！因此，尊重生命、保障「兒童人權」，當是現代社會公權力應嚴懲的問題！也是社會人際必守的倫理。

二、讓她重生在一個溫暖的家

父母失和無法營造溫暖的家庭氣氛，是少女無怙的根本原因，「一日從娼」成爲少女生命中難以抹滅的傷痕，對於已淪落的少女，我們以爲：模範佛教家庭，在通過家庭歷史、成員品性、兒童管教方式、……等考核後，可以認養逃出火坑的雛妓，讓她們在溫暖的家庭中，重新開啓生命的另一扇門。

三、持守五戒，不再嫖妓

傳統父權社會對女性的定位多偏向工具性的附屬品，以致「男子有錢

就找女人」的惡俗，歷久不衰；而今唯有人人奉行五戒，才是自尊尊人的實際作法：

- (1) 不殺生——不傷害任何人的生命與靈性；
- (2) 不偷盜——不貪非份之財，尤其不劫奪他人資生外財；
- (3) 不邪淫——不侵犯自己配偶以外的任何異性，同時平等對待配偶；
- (4) 不妄語——誠實、敦厚與人溝通；
- (5) 不飲酒——不碰觸會迷亂人心的麻醉物品，令精神失控，讓前四戒的堅持毀蝕於一旦。

雖然五戒要推展到二千萬人身上，是一龐大的工程，但每位佛陀的弟子，如能從自身每日踐行五戒做起，自覺覺他、利樂有情，以此做爲孩子的模範，相信愛心、耐心會使它成爲可能。如此嚴持正命、正業的生活，再進一步深切關心我們的教育體制、社會倫理，這應是對解決當前的雛妓問題，表達誠意的具體作法！

【專輯】

臺灣社會的宗教景觀

編輯組

三十年前，臺灣處在從農業邁往工商社會的轉型期，人們穿著木屐、麵粉袋縫製的衣服，用木炭燒飯，生活十分簡樸。那時，一提起宗教信仰，人們常常不假思索地說：「我信佛教！」可是物資普遍缺乏，連佛寺裡都很難見到一部佛經；家庭最常見的是：孩子發燒、拉肚子，就抱到「神明」那兒「收驚」、「壓煞」、「拜契」；農暇時，動員全村出錢出力的「媽祖出巡」、「王爺繞境」，也常是每三、五年，甚至十二、六十年，才一科（次）的地方節慶活動。

三十年來，臺灣社會急遽變遷，至今，經濟誇耀國際，全民醫療、教育水準提高；但卻因過度工業、都市化，人們生活緊張、繁忙，交通混亂，人際功利、疏離，物質享受取代倫理觀念……，此時，在各種社會現象中，學者們估計臺灣宗教信仰人口，已快速衝破千萬大關，並且預言：「二十一世紀是宗教世紀！」那麼，當今臺灣社會的宗教，呈現出怎樣的景觀呢？它們和過去有什麼不同？

廟會昌盛、奢華、企業化

一向融合在中國廣大民間的宗教活動——廟會，近年受到鼓舞，無論次數、規模或參與的人數，都呈顯大

幅成長的現象。「三月瘋媽祖，四月迎王爺」，描述的正是農曆三、四月間，臺灣從南到北，應接不暇的媽祖、王爺繞境、建醮等活動。據統計，臺灣全省一年中的

大小廟會，已膨脹到一萬五千多次，每次動輒有上百部遊覽車，滿載各地香客，趕赴盛會。

廟會中，人潮、香火錢堆積之處鞭炮聲不絕，放鞭炮不再是以往「驅除瘟疫」、「迎神入廟」的象徵，著名的北港朝天宮媽祖繞境，沿途炮仗連天，耗資超過新臺幣二千萬；王爺府建醮「燒王船」，也一改昔日以三合板釘製王船的儉樸習俗，紛紛「創新」以真材實料的王船，招攬信徒捐獻真電視、真冰箱和大批米、鹽、金帛等犒賞王爺，耗資五、六百萬，臨海付之一炬。

私設神壇林立、數術之風大盛

「大樹公」、「石頭公」、「大眾爺」……等地祇、物魅是臺灣民間，流傳已久的泛靈信仰。人們「凡事求神問卜」，神廟則是爭相以靈驗為號召，雖教育水準提高，深信乩童，遭受騙財、姦淫、失命的事端，還是時有所聞。尤其「大家樂」、「六合彩」賭風盛極時，一時間連荒野的孤祀都受關注祀奉，成為人們卜問「明牌」的對象。

僥倖中獎的，便設壇、蓋廟、辦廟會「答謝神恩」，據統計，台北某區神壇一度膨脹高達百位之數，神壇造成社區噪音、空氣污染，使鄰近的房地產嚴重下跌，

處於功利競爭的時代，廟會也呈現企業化趨勢——董事會一切以擴張業務為主，最常見的有：以砍肩刺頭的八家將作陣頭，外加巨星雲集的電視轉播、穿插低級笑話的卡拉OK脫衣歌舞、電子琴花車牛肉秀、全國商晶展……，「人旺廟就興，辦活動要大、要新奇，不上百萬的家家酒，哪有香客要來！」一場廟會下來，不但昔日帶動人們感恩敬神、調節身心的宗教功能盡失，以縱情聲色換得廟的名份高低、信徒多寡，也成了董事、管理委員年終考績的憑據。

人們產生了前所未見的「拒神」情結。「明牌」一旦不靈，一度被奉為斂財工具的神祇，遭到斷臂、拔髯、焚燒、丟棄，下場慘不忍睹，更令人聞所未聞；臺北福德坑掩埋場，就曾收容毀棄的神像，高達三百餘尊！信仰受到欺騙、誤導，或變成斂財的傀儡、被褻瀆，人們的身心都將受到破壞、腐蝕。

近年，與神壇間雜林立的另一景觀是——如雨後春筍般的「神算」牌坊，由於高知識份子的投入、宣揚，穿梭在大街小巷茶藝館、神壇、夜市、地攤、「個人工作室」間的算命卜運之風，已從過去人們茶餘飯後，希冀降蔭子孫的話題，變為企業行號、官員民代爭相論究前途亨否的焦點。

新興教派繁多

隨著社會風氣開放、多元發展，新興教派近年紛紛出現、興盛，令人目不暇給，有：以中國文化傳統三綱五常爲主的「天理教」、「天帝教」、「黃帝教」；從臺灣早期齋教演化出的「儒宗神教」、「宗神教」；從基督教系統演變出的「真耶穌教」；從佛教系統演化出來，強調神秘經驗的有「真佛宗」（盧勝彥）、「觀音

天主教走過了茂盛期

天主、基督教近代才從歐洲傳入，據社會學家統計，臺灣社會近年已有三·八%的人，自認信仰此種世界性宗教。根據中國主教團傳教委員會的研究統計：民國三十七年時，臺灣的天主教教徒只有一萬三千人，歷經三十八年至五十九年的「茂盛期」，教友人數達三十萬三千餘人，是最高峰。五十九年之後至今，天主教會呈

基督教教派興盛

基督教由三十九年的長老、聖教、真耶穌教等三個教派，增至近年約有上百個教派，主要分布於基隆、臺

修法」（清海），強調禪坐的有「現代禪」（李元松）等；而「一貫道」、「慈惠堂」則是教義龐雜、綜合各家，以崇拜「無極老母」爲主……。新興教派的組織多是各自獨立，趨向以市場爲導向的服務業型態，其中「一貫道」在七十九年，擺脫被政府斥爲邪教的禁令，正式合法化。新興教派雖然興盛，符合凡事求新求變的現代社會，但能否行之久遠，依據學者們的觀察，仍有待時間與人心的考驗。

現停滯不前狀況，神職人員高齡化，教友流失率達十%，進入所謂「衰弱期」。造成天主教衰弱的原因，神職人員普遍認爲有：經濟成長造成社會功利主義盛行、中國人不易納受外來宗教、民間宗教興盛和人口遷移等等。

儘管信仰天主教的人少了，信仰者教育水準則有提高的趨勢；而在六、七年前，礁溪某山莊傳出的「聖母顯靈」事件，神職人員雖未給予正面肯定，卻也無礙於慕名朝禮的廣大人潮。

北、臺中、臺南、高雄等大都市；信仰人口則由三萬七千多人，成長到約四十萬人。整體而言，基督教並未改變其一貫的入世風格，而其中長老教會的信仰人數雖居最多，政治色彩卻也是最鮮明的。

佛教蓬勃之後，仍需努力

佛教的法師大德致力弘法，辦雜誌刊物、法會、演講、短期出家、禪七、佛七、靜坐班……，不但使得人們更容易接受佛教，也帶動社會各階層學佛參禪風氣。慈濟功德會則帶動社會慈善、醫療網，每逢假期十多個火車廂，趕往花蓮朝禮、當義工的人潮，卻除人們認為佛教消極避世的想法。隨佛教大型建物的出現，緇素大德也漸漸掙脫政治的不平等待遇，致力創辦佛教大學，終於華梵、玄奘、慈濟、佛光等，一花開四葉。

但同時也發現：以往出門要找一家素食館，難如登天，而今裝璜富麗的素食館處處林立，菜單裡卻仍充斥仿雞、鴨、魚、肉等葷食菜目；以往見佛教徒手裡念得發亮的念珠，就讓人生起清涼、景仰的心，而今在藏密喇嘛、南傳比丘紛紛來臺，傳授各類修行法門之際，街

結語

亙古以來，宗教即始終與人類共存，不會消失過，現今臺灣社會宗教信仰興盛、百家爭鳴，說明的正是：人們在物質生活饜足之後，普遍對心靈提昇的覺醒。然

上幾乎人手都有串念珠，詢問下，有爲了保平安、當飾物、趕流行，還有以收藏爲樂的；以往翻開報紙廣告欄，很少見到佛教的字眼，而今大幅刊登的不是某喇嘛將灌頂、傳授財神法，就是琳琅滿目、充滿神奇靈異的密宗玉佩、護身鏡、佛像、經書等，再加上密宗、佛禪義理的書常高居暢銷書排行榜，一位密宗上師就會解釋說，密法講實際，可當世成佛，符合追求速度的現代人口味，所以盛行若此；以往爭取電視媒體弘法，必須付出高昂的製播費，而今化粧品廣告中，赫然可見剃光頭的女明星，強調回歸自然，中視「阿彌陀佛」連續劇，劇情荒誕不經、混雜儒道奇異神術，讓人不懂「阿彌陀佛」究竟是什麼？什麼時候宗教已引起電視媒體的興趣了？

佛教在蓬勃發展、一片光明之餘，仍可見到功利主義流風所及人們對於佛教的扭曲、不解，這是未來法師大德弘法時必須再努力的。

而宗教是否真能帶給人心安頓、澄淨的力量，帶給社會遠離功利、淨化和諧的功能，這對處於二十世紀末臺灣社會的傳教者、信仰者來說，都將是一項重大考驗，有待我們共同努力！

【專輯】

我們拜什麼神？

林美蓉

——臺灣民間宗教分類

臺灣民間宗教一向予人混亂的印象，混合主義者說它是儒、釋、道的成份兼而有之；斥之為雜亂無章者說是私廟、神壇到處充斥，每有法令，吵嚷不休；也有人觀察到各種教派與時俱興，有些抓不到源頭，有些莫名其妙。這種混亂的現象，究竟是臺灣

社會多元化的顯徵，還是臺灣社會變遷過程中混亂失序的一種社會病癥？在這裡將從我對臺灣民間宗教之社會性質的了解，提出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同類別的民間宗教，時常混同看待；也因而無法了解不同類別的民間宗教之不同的性質與意義，常將某一類的民間宗教之刻板印象推演到另一類，而對民間宗教意義加以全面否定。

至少有三種不同類別的民間宗教（或民間信仰）在臺灣同時存在。

臺灣民間宗教之所以給人混亂的印象，是因為大多數的人無法分辨不

都是以某一神及其分身之信仰為中心發展出來的。無論祭祀圈或信仰圈，基本上都是一種地域組織（territorial organization），名義上是拜神，實際上是某一範圍之內的人群結合。

一、民間公眾祭祀

這是指在一定範圍內之集體性，

或群體性的共同祭祀，基本上有兩種組織型態：一種叫做祭祀圈，是指地方社區義務性共同祭祀天地神鬼的組

織，它牽涉到庄頭土地公廟、村廟、百姓公廟、義民廟、普度、平安戲等祭祀組織與活動；另一種我把它叫做信仰圈，是指以某一神明及其分身之信仰，為中心的區域性信徒的志願組織，臺灣有很多區域性的祭典組織，

都是以某一神及其分身之信仰為中心發展出來的。無論祭祀圈或信仰圈，基本上都是一種地域組織（territorial organization），名義上是拜神，實際上是某一範圍之內的人群結合。

群結合。

二、民間教派

是指有教義、教主，信徒須經入會儀式的教團、教派組織。臺灣傳統民間教派如齋教，是民間化的佛教；鸞堂則是民間儒教，其他新興的教派如一貫道、慈惠堂、天帝教、軒轅教等，與戰後大陸來臺人士的傳佈有密切關係。近年來這些民間教派的發展非常興盛，而且有合流的現象，這跟

三、民間巫術信仰

是指個體性的相信鬼神、占卜、風水、乩童、巫術等，並藉之求取個人福祉，解決個人難題的信仰。巫術信仰特別存在於私廟、私壇等供人求神問卜、求符作法的非公眾性祭祀場所。不過一般公廟也提供安光明燈、安太歲、安斗、卜龜、卜餅、給神當契子等服務，供給需要的信徒求取、保障個人的福祉。巫術信仰也見於民間教派，例如扶乩即是一種巫術行為

宣揚三教合一，或五教合一的新興教派發展有極大的關係，可以說傳統教派是被吸收、吞沒了。由於民間教派的合流現象，各民間教派之間共同性也就更為明顯，例如：

(一)注重文字教化，很多教派都有扶鸞，印行經典、善書。

(二)普遍實行素食，臺灣近年來素食風氣大盛，與民間教派的興盛發展關係，大於正統佛教的發展。

(三)中華思想的宗教性傳播，很多教派注重四書五經之研讀，強調中華源流與中華道統。

這些民間教派都有一定的傳教方式與傳教組織，信徒入教之後也都被鼓勵加入傳教組織，但由於其儀式、組織具秘密性，很多儀式非成員不能參加，組織的詳情也非所有成員共知，其性質趨近於秘密社會，我們可以秘密社會的觀點來了解民間教派。

是指個體性的相信鬼神、占卜、風水、乩童、巫術等，並藉之求取個人福祉，解決個人難題的信仰。巫術

，巫術信仰可說是一種個人性的求財、求平安、避災免禍的儀式系統與知識系統。

這三類民間宗教或民間信仰，我傾向於把第一類和第三類稱作「民間信仰」，而把第二類稱作「民間宗教」。民間公眾祭祀是民間信仰的核心，也就是說，集體性的崇拜才是民間信仰的源起、發展的意義所在，臺灣本地人藉著民間公眾祭祀，表達其社區意識與地域人群的一體感。而巫術

信仰只是民間信仰所附帶的、次要的、邊緣的，群體之外也容許個人需求滿足的世俗作用而已。兩者在臺灣根深蒂固地與一般庶民生活結合在一起。

至於民間教派如今的面貌，我認為多少代表中華思想向民間知識份子的滲透。「民間宗教」強調個人的修行、求道，或許表示面對大眾的、主流的、本地的「民間信仰」一種自我救贖吧！（本文節錄自臺灣教授協會「臺灣歷史與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

台灣社會的宗教 現況及未來趨勢

問：近五年，台灣社會的宗教發展狀況如何？

答：近五年期間最明顯的變化是，佛教和佛教的事業，包括慈濟功德會等，發展得相當快速。而佛教對政治人物的影響力也加大了，例如：陳履安跟著惟覺老和尚學佛，關中則跟著聖嚴法師。

其次，是一貫道的合法化，一方面可以正式公開發展，另一方面神祕

感消失了，這對於一貫道的發展，具有正、負面的影響。在天主教方面，

教士的成長很有限，但對於勞工、環保乃至弱勢團體、原住民族，都較從前關心且付出行動。基督教有兩個不同的趨勢，長老教會更公開的政治化，其他教派則多從事宗教性的復振運動；也就是要使台灣的基督教，更進一步發展，當然這也包括長老會在內。

臺灣的宗教型態，除了上述的純

釋見岸 II 採訪
釋自懋 II 整理



(本刊資料照片)

宗教現象，還涵蓋了不完全宗教現象，但又跟宗教很有關係的，諸如民間信仰的看風水、算命等。民間信仰大體上沒有式微，它沒有教義，比較功利，趨向於我們所稱的：用巫術和數術加以操縱，使人趨吉避凶。根據研究，我們發現：社會大眾算命、看風水、安太歲、改運等數術行為，都還在增加當中；而找乩童醫病、安胎神

等巫術行為的人數，則不太增減，此外到廟裡求籤的人減少了，但參加進香的人則顯然在增加當中，這種發展趨勢蠻重要的。

其中主要原因是過去五年間，我們的社會政治、經濟充滿不確定，例如：大家樂是賭博，當然不確定；政治的變遷很快，修憲未完成，沒有規範可尋，人事方面也不確定……。人

對於不確定的狀況，需要靠宗教來安頓，等而下之的就靠巫術、數術、算命……等等。因此行政主管看風水的意思是說，我要往上升遷，可是沒有公定的規則、管道，是上面的人決定；命雖不能改，運總可以操縱，好讓自己在短期中獲益。這是現在的社會特徵，所以民間信仰中的數術行為自然增加了。

問：什麼是新興教派？

答：新興教派包含的要素有：

一、時間的界定——人有不斷創造的能力，社會也不斷會有新問題發生，舊宗教無法完全滿足任何時代的需要，所以每個時代都會有新興的宗教。基督教創立，對當時的羅馬來說，是新興宗教；佛教的創立，對印度婆羅門教來說，也是新興宗教；在今日的臺灣社會，相對於佛教、基督教，一貫道成立的時間很短，當然是新興宗教。

二、與原宗教的關係——新興宗教

有些是新發展出來；有些是從原宗教衍生出來，雖有較新的想法，組織也獨立，卻未完全離開舊有的宗教；有些則是將原宗教的某部份突顯出來，或將這教義與另一教義揉合，如將老母信仰揉合了佛、儒和道教。

三、是否提出教義召集新信徒——信徒包括以前信別的宗教，現在來信這個宗教也可以。

近年台灣的新興教派非常多，有一貫道、真佛宗、基督教系統的「真

耶蘇教」、衍生自中國文化的「天理教」、「天帝教」，與台灣早期齋教有關的「儒宗神教」或「宗神教」，其他還有「文化院」、「慈惠堂」、「聖化院」、「卍字會」……等等。為何新興宗教這麼多？其原因是台灣從過去沒有電的生活，到目前電腦普及化，幾十年間的變化令人眼花撩亂，雖然原有的宗教隨時代改變，可以幫助人們適應社會，可是終究還是來不及。

問：新興宗教的興盛，可以帶給社會、傳統宗教什麼樣的反省？

答：整體來說，人會需要新的東西，包括新的宗教信仰。而現代人們對於宗教已失去持續信仰的神聖感，只把它當成貨品，其結果時常是「這個我可用就用，不好用就換」，像逛百貨公司一樣，通稱為「世俗化」。這不

問：台灣宗教未來的發展趨勢如何？

答：依我的看法大約是：上千年來，中國知識份子投入佛教譯經、解經乃至教義發展者很多，一九六〇年代各大學佛學社成立、台灣經濟的發展，都是使一九八〇年以來佛教快速成長的重要因素。這成長現象會持續，因為佛教已經成為台灣社會、中國社會的一部份，相當具有創發性，這對整體社會來說是好現象。

新興宗教也會不斷發展，不過每個教派能持續多久很難說，一貫道面

但是新興宗教要面臨的問題，也是社會發展的必然現象。畢竟宗教不像貨品，兜售時只須經過表面物質的考驗即可，新宗教產生以後要面臨複雜的人際關係網絡和人心的考驗。所以，新興宗教的產生和發展，基本上反映出社會一些問題，當然也反應出既存宗教的無法滿足人心。人們為什麼不

臨的阻力可能會愈來愈大，因其教義太過龐雜，而且合法後失去神祕感，反而會受到限制。雖然我當初爲了呼籲宗教信仰的自由，曾寫過文章說政府不該壓迫長老教會，而現在是長老會自己太政治化，這對它的發展短期可能有利，長期就不好。

天主教強調社會福音、社會關懷，試圖跟社會結合，可是能發揮多少力量，我則尚存保留的態度。

民間信仰雖表面上是興盛，實際上則衰弱，民間信仰的信徒會減少，

去信既有的宗教而選擇新興宗教？這表示既有的宗教無法滿足需求。

因此，我們不要把新興宗教都做預設，而是要去看清楚它是否有足夠的神學、理念？會不會危害社會？如果不清清楚，反而會錯失自己的修正機會。

可是廟不會減少。看起來像是矛盾，其實是因為經濟發展，大家都很有錢支持一下沒問題，所以廟還會增加。基本上我發現，社會教育水準提昇，

民間信仰的人口會減少，因它較具有巫術性，和現代科技易抵觸。乩童醫病是很有限的，受教育愈高者，不會再去找乩童醫病，抽籤也是一樣，所以巫術性的行爲會減少，而看風水、算命等數術行爲是否減少很難說，需看整個台灣社會不確定的狀況是否持續，制度是否建立起來而定。

以宗教教育帶動正確信仰

釋見融 || 採訪
釋自懋 || 整理

或許有人會問：人爲什麼需要宗教？我的答覆是：宗教是因爲人的需要才產生的，例如：社會的治安問題、經濟不平衡、醫療設備不足、衛生環境保護……等等，當這些問題無法從正面獲得解決時，人們只好求諸宗教，得到安慰或者暫時的解決。許多人認爲在科技發達的今天，人們就不再需要宗教了，而事實並不如此。

嚴格說起來，科技與宗教其實是兩回事，科技可以提供宗教傳播上有力的輔助工具，但是宗教無法用科技

加以量化說明、解釋，西方的基督教、天主教如此，東方的佛教亦然。科技儘管發達，人心還是需要宗教，而且相同的是，人們如果對宗教信仰沒有正確的認識，就容易走入歧途。

尤其，不正確的宗教信仰，常導致人們心理、家庭、工作上的許多困擾。通常這些教派的負責人，可能有些神祕經驗，也可能精神、心理不正常，總覺得自己就是神、鬼或者是神靈附身。他們表現出來的信心異常堅定，容易讓遭遇問題的人亦步亦趨。



(本刊資料照片)

他們不太會顧慮到信仰者的家庭經濟、倫理、工作或者身、心健康等問題，只會告訴你要達成什麼目的，應該怎麼做，而且就要不斷地那麼做，所以容易擾亂人的正常生活，使他們身心受損。通常要導正一個人的錯誤信仰，必須先跟他說明，讓他明白自己的信仰情況，產生一份自覺，才不會感到有「才離開一個鬼，又遇上另一個鬼」的恐懼，接著還必須給予相當的時間，他才能調整過來。

佛教宣揚的正確信仰觀念，有三：

一、因果觀念——可提供行為準則，人們不會因為仗著神的庇祐而肆無忌憚。

二、因緣觀念——世事都是眾緣和合才能成就，因此若有所成就，也是集眾緣所成，其中更有人們的努力貢獻和福德，有了這層次的認識，神格化的人就不會再出現。

三、人本的佛教——佛教是符合人性

的、人間化的，不希望人們學佛之後走上神格化的歧途。

過去四十年來，臺灣以經濟突顯於國際舞台上，而外交卻仍處於非常困難的情況，因此政府以經濟建設的信念更加用力，卻疏忽了人文教育，特別是宗教的教育，形成現在社會畸形的種種混亂不安，例如：一味追求功利，「笑貧不笑娼」等，使臺灣被冠上「貪婪之島」的醜名。現在政府已逐漸意識到人文教育的重要，而宗教教育又是人文教育中重要的一環。

生活在社會各階層的人，受限於所處的社會環境、文化的不同，他們對宗教的認識十分有限，因此談到要如何選擇宗教信仰，對他們非常的困難。所以，除提高社會教育，政府還應及早開辦宗教教育，讓人們從小就認識，且分辨正統宗教、新興教派和民間信仰的不同，還有正統的世界宗教有哪些、他們能持久屹立的原因：……等等各種宗教常識。

政府在過去對宗教是採放任的。

基督教因有國際力量，所以較受重視，佛教缺乏國際力量，只好自求多福。但最近幾年，由於佛教對社會事業的投入，教化社會人心的力量漸漸呈現出來，政府也開始重視對宗教的輔導。我想，此時佛教應多培養弘法人才，佛教徒要更努力回饋社會，才能進一步受到社會各界肯定、重視。我始終覺得一切必需從自己開始！

而在政府未施行宗教教育前，宗教人士也應盡力舉辦各種營活動，提供人們接觸宗教教育的機會。宗教要對社會發揮教化功能，必須具足兩方面：一是推廣教育，另一是宗教師教育。對於已有基礎的在家居士，也可以給予短期訓練，成為傳教者，但到目前為止，居士還沒可以成爲正信、正確化導的傳教士。佛教如果要普及，除了僧人要培養，居士也需要加以教育、輔導，讓他們建立正確信仰。

健康的宗教信仰

釋見岸||採訪
釋見介||整理

羅麥瑞修女簡介：

1. 來台服務二十七年
2. 現任輔仁大學專任教授兼織品服裝研究所所長

我將信仰分成宗教信仰和信仰兩類，天主教徒、基督教徒、佛教徒的信仰是宗教信仰；有些人不喜歡有一個宗教信仰，但他對天、祖先、生命有負責的良知，我叫它是一種信仰。我覺得無論信仰什麼，有信仰比沒信仰好。

但是，現在在台灣傳教很不容易，最大的問題是——大家愈來愈沒有時間。我來臺二十七年，看整個臺灣工業化後，生活腳步變得很快，沒時間反省人生的問題，所以宗教很不容易紮根。

我在台灣傳教的經驗是——雖然

天主教、基督教大同小異，都信同樣的基督、聖經，但基督教有很多不同的支派，有些還蠻接近傳統的，有的就太情緒化，他們時常在集會時大聲哭泣，用情緒化的方式吸引人，讓人得到暫時的安慰，但是到某個程度，人們發現那樣不健康，就會自動離開。另一種是離聖經的精神很遠，例如有些傳教士會說：什麼末日啊，什麼地獄的等等。這種傳教的動機感覺是讓人害怕，雖然他們也引用聖經的話、故事，只是斷章取義，讓人產生誤



(本刊資料照片)

解，整個真理就不見了。宗教不是要讓人害怕的。工業愈進步，人的心靈愈空虛，往往就會用其他的物質，來代替內心的需要，但這不是精神性的長久滿足。要解決這個問題，宗教師最好能引導人們建立良好的宗教信仰態度：

第一、幫助人們看到宗教方面的需要

幾年前，許多人玩股票，對錢過份鑽營，中國傳統價值觀及禮貌喪失了，很可惜！從社會種種亂象，我深

深覺得宗教很重要，沒有宗教信仰從何去維持傳統寶貴的價值觀？因此宗教的出發點，應該幫助人看到人對宗教的需要。宗教對人的幫助很大，信仰宗教的人比較負責、為人服務，不那麼自私，只為自己，他們在自己的

尊嚴和宗教面前做人。我們覺得很多社會問題的改善，不是去設更多的規定，而是啓發人們從心裡願意尊重，那是良心，也是信仰的力量，有信仰就會覺得應該去做。

第二、傳教須與現實結合

台灣正處於民主化的過程中，民主不只是投票，它是一種權利，是和責任分不開的自由。宗教可幫助民主化過程成功，因為宗教會要求一個人的做人，做人的最大力量還是從宗教而來。所以宗教師傳教時，應著重現實的生活問題，不是只從外在去解決，是從人們的內心去加強。沒有宗教我們會感到相當的無力，所以，當我們在講宗教道理時，要以人的立場出發，不能只談抽象的理論，讓人感覺說的是另一個世界的事。

此外，還有三點也可以供參考：

第一、幫助每個人的做人，第二、不是只為自己，第三、融入生活。一個有宗教信仰的人，不是只圍繞著：「我有一個信仰」，「我有什麼……」

教是分不開的，生活就是表達信仰的地方，若說上教堂或上寺廟是一回事，生活又是另外一回事，那是不健康的。

，而是關心別人、關心社會，最後把這份關心，變成服務的精神。無論你做什麼，當然會有一份薪水，能生活，可是你的動機是爲了賺錢或服務，別人馬上可以感覺出來，服務的精神會讓人安心，他有一種對人的尊重，所以信仰宗教，沒有發揮幫助別人，關懷人的精神，是不健康的。

信仰融合一個人的價值觀、人生觀、行爲，是整個人的整合。信仰宗教者將會考慮到人和生命的尊嚴，不以自己爲中心，有一個超越自己的理想。如果每位信徒能把信仰生活化，就可在社會作一個榜樣、一盞燈，如果每個信徒願意爲他的信仰作見證，他會影響他四周的人，所以要發揮宗教的教化功能，是每一個人的責任。

一個健康的宗教信仰，是在日常生活中，發揮它的力量幫助別人，而不是說些神奇或靈異的事。生活和宗

宗教的教化功能

編輯組 || 採訪·整理

問：請問法師什麼是「宗教儀式」？

「宗教儀式」有什麼樣的功能？

答：一個世界性的宗教，通常會有它的教主、教義，還有儀軌、制度和教徒。宗教儀式有那些？我們比較容易看得到的有：宗教的建築、服裝，或者彼此的稱謂、倫理……，我想，這些都是我們容易接觸到的宗教儀式。

至於宗教儀式有什麼樣的功能？我想，宗教義理本身是概念性的，必須落實成爲大家可以踐行的儀式、儀軌。所以儀式、儀軌的重點是在倫理的教化，就是以我們信仰的佛或神明所表達的倫理秩序，以此界定人與宇

宙之間、人與人之間或人與物之間的倫理，然後也在我們信仰的宗教裡去演練；透過演練，宗教也同時啓發我們，在生活世界裡崇敬、實踐倫理，表達對信仰的眞誠。所以，儀式最主要的功能是以教化爲主，宗教儀式是好的、必要的。

但也要常常對儀式加以反省、省思，去掌握它的眞正精神和原則，不然儀式會僵化；相對的，若儀式變動得太厲害，也會迷失掉，所以要常常從教義中，去尋找說明、根據，來詮釋宗教儀式的時代性和意義性。



(攝影：楊雅棠)

問：對於目前臺灣社會民間信仰，呈現以脫衣秀、大量燃放鞭炮、燒王船酬神，動輒燒掉數百萬元等現象，法師的看法是什麼？人們應如何來看待這些現象？如何改善？

答：關於目前臺灣民間信仰的現象，我們不難從大家的口傳和雜誌中，看到像脫衣秀、燃放鞭炮等問題，我想可以逐一來說。

台灣民間早期的廟會，是相當全民化、社區化的，那時候大家用野臺的歌仔戲、布袋戲，或者民間技藝雜耍，以娛神來達到娛人和全民共樂，這並不是不好，問題是現在多了「脫衣秀」，或是暴露身體、煽動色情的動作。從這些現象，不但可以見到社會大眾共同娛樂的需求，也值得大家重新去反省：在廟會中，大眾共同的

娛樂用什麼方法來表達最合宜？我想這很重要。

至於，放鞭炮是人們表達對神明的虔敬。早期農業社會，一村、一家都離得遠，廟也離得遠，偶而放一下鞭炮，表示慶祝，還沒話說；現在已經都市化，人口很密集，大家也放得起鞭炮，所以就拚命放，這種虔誠好像有一點不太對勁了。火藥是中國老祖宗發明的，但是現在使用火藥最多的是放鞭炮，聽說有些廟會，一放就可以放掉兩、三千萬元。而這兩、三千萬元放完了以後，還造成空氣污染、環境嘈雜和炮屑，這對現代的社區來講，不能說不是一大諷刺。

「燒王船」是古時送瘟疫，或地方不安寧時，大家所做宗教上的共同祭祀。不論從宗教的儀式上，或是社

區的共同活動來看，有時藉重它來達到民間安撫，原是無可厚非的。但是現在由早期象徵性的祭祀，變得越來越龐大，因為社會經濟改善以後，大家出得起錢，無形中就用它來投入在宗教的熱潮中。

對於這個現象，我覺得從事宗教工作的負責人，可以透過教化來達到改善。我深信宗教信仰是社會最後的良心，對於動輒就燒掉幾百萬、幾千萬，這是耗費社會資源，浪費社會財富，任何一位神明，都不希望他的子民是這樣子的。這是從事宗教工作的團體負責人，必須去檢核、去反省的，而且要對所有信眾、社會大眾負起教化工作。信仰的儀式可以經由宗教教化宣導來達到改善，既可娛神又可娛人，不一定要做無謂的浪費！

問：近幾年隨著佛教盛行，大眾媒體

常可以看到「密宗咒語、財神爺可以保平安、求財……」等廣告，法師對

這件事的看法是什麼？

答：我想這些廣告所以會刊登，還是有人看的；有人需要，才會有人廣告

，但這也是商人做生意買賣的途徑。商人善用這些語彙，施展推銷、傳播術，來達到對群眾需求的服務。在這

些現象背後，我們看到社會上有很多人需要這些，因此才會有人推出這樣的服務。

從需要的角度來看，這不是不好的問題，而是這些看似宗教的廣告，其實是宗教被商業化、商品化，或物質化的表徵。但在物質生活的背後

，還是要重視精神生活。物質的滿足是短暫的，很難持久，要能持久還是要從對他力的依賴或是物質化，走向自力、重視精神生活的提昇，這樣才能持久，也才能從宗教得到個人心靈的轉化。如果沒有這一層轉化，只有物質的滿足，終究是短暫的、空虛的

。所以個人覺得，有人願意提供這樣的服務，可以提供社會大眾很多便利，可是這些便利最後要回到信仰的真義，就是從他力轉向自力，從物質轉向精神，這種轉化是宗教生活的核心所在，一定要不斷的去努力的。

問：我們如何看待宗教中的「神秘經驗」？

答：神秘經驗在宗教生活裡是存在的，尤其當一個人相當的虔敬，或是一個人打坐，精神十分專注集中的時候，往往會產生生理、心理上，種種專注後的特殊情況，所以凡是曾經很虔誠，或者很專注的過宗教生活的人，或多或少都會有這種經驗。

但是這種經驗，有時會引導到正面，有時反而會引導到負面上去。因為這種經驗是一般人少碰觸到的，一旦有了神秘經驗，往往容易一直耽著在這情境上，有時還會更加誇張自己

這種經驗，不知不覺間自己就「神」

起來了。所以古來大德或中國的禪宗祖師，都不斷告訴我們：神秘經驗不妨以平常心來看待，不妨把它放下。

否則一味耽著在神秘經驗裡，反而會耽誤自己的成長，無法以更具有彈性的心靈，來接受生活世界裡的一切。

我一直認為，佛教就是佛陀的教化，也是推廣佛陀慈悲、智慧的教育工作。佛教應回到教育的崗位上面，來完成知識和生命經驗的傳遞。

有時，我們會很理性的來看待宗教，但佛教並不是只用哲學、義理，就可以完全表達，還要有情感，所以

一般大眾，還是以「宗教」來認識佛

教。宗教是人類的反應和處理，宗教的生活、經驗，不是哲理可以完全取代。而且，每個時代永遠都有當時代

的困擾和眾生的苦迫。從這些苦迫裡反映出來的，是宗教的處理態度，我們希望儘可能往智慧和慈悲的方向去疏導，不要追求神秘經驗，因為神秘

經驗，反而會發生誤導。所以個人覺得，佛教既是一個宗教，佛弟子的宗教生活，難免有特殊經驗，而這些經驗應儘量能與智慧與慈悲相應，才不會發生誤導。

會發生誤導。

【春風化雨】

無言的教育

覺生老法師

——弘一大師、虛雲老和尚親炙記

一生致力推動佛教教育的覺生老法師，於四月二十一日在馬尼拉安詳示寂。從小生長在天主教家庭的他，最初的志向是當神父，但在弘一法師循循善誘的度化下，皈依佛教。這段經歷激勵他弘法的熱誠，在菲律賓賓創辦了多所中等學校，尤其對大專青年的接引，更是不遺餘力。

本文是老法師八十年二月十四日（農曆七十九年除夕）於香光寺的開示，文中敘述他學佛的經歷，以及親近弘一大師與虛雲老和尚的片段生活，本刊特別整理出來，以紀念這位長老和他所親近的大德們，因有這些善知識身體力行踐行佛法，佛教的法輪才得以常轉不停。

（編者按）

弘一大師與我

《天主的信徒》

我家三代都虔信天主教，我本來打算當神父。天主教中學畢業後，想讀中國書，因此從僑居地菲律賓賓，回

到中國廈門大學就讀。

念廈大時，宿舍離南普陀寺很近，我很喜歡吃米粉，常到寺裡用餐。那時一碗米粉兩毛錢，我偏偏殺價到

一毛錢。有人說這個僑生怎麼這麼難纏，我就說我信天主教，給一毛的本錢就足夠了，若多給就是讓佛教賺錢，那我就犯罪了。

當時弘一大師在南普陀寺，每次飯後我總看到他在放生池旁散步。他一看到我，總面露微笑，十分慈祥，但是我不喜歡他腳上穿著的那雙草鞋，又老是閉著眼睛走路，所以心裡老嘀咕著：「這個和尚眼睛從不看人，如何度人呢？像我們天主教神父，每個都穿短袍、戴戒指、出門有汽車、住洋樓，這樣才能傳教啊！」他喜歡和我說話，我老是躲開他，但是每次都被他撞上。

有次他問我：「你讀什麼系？」「讀新聞與教育！」他就說：從事新聞傳播要廣學多聞，不要隨便寫些不確實的消息，並為我列出十幾條作新聞記者的原則，如要隱惡揚善、守因果……；讀教育則要知道中國文化有何變化和影響，還要讀四書五經、十三經、諸子百家著作，並且背心經。我聽完之後，馬上便表示自己信天主教。

《一張聘書續佛緣》

畢業後，我回菲律賓賓教書並在報館工作，很長一段時間，我沒再上教堂做禮拜，父親常問起，神父也常到家裡來問父親，我向父親推委：「要教書、又要做總編輯，實在無暇兼顧宗教禮拜。」當地有個中華佛學研究

教。法師說：「信天主教、基督教什麼宗教都好，但要真誠信仰。」「聽說法師是大學教授，為何來做和尚？」「以後你就會知道！」他微笑著回答。

其他同學聽了就對法師說：「法師！您跟他說不通的，這個人專門批評佛教，常常罵佛寺、和尚。人家賣炒米粉一碗兩毛錢，他偏要殺價成一毛錢。」法師說：「沒關係，寺裡有很多米粉，沒差他多吃一碗，你要常來吃！」就這樣，弘一大師始終沒說一句佛教的好，也沒說一句天主教的壞來破壞我的信仰。

後來我詰問：「你們佛教說拜佛，為何連禽獸都拜？」「怎麼說？」「我家有幾尊世代傳下的佛像，下面有獅子、大象。」法師笑著說：「騎獅子的是大智文殊菩薩，騎大象的是大行普賢菩薩，騎麒麟的是大悲觀音菩薩，大願地藏菩薩騎的是地牛，這四位菩薩弘願非常深廣，所以都有騎獸，用來表示菩薩的行願與責任，你不要誤會！」

會，後來我建議他們蓋寺院，提供人們拜佛，他們也真的去籌錢買地並向我說：「你這麼年輕，又在報館工作，一定要幫我們宣傳！」

他們誠懇地請我幫忙，我心想：我信天主教，不能為你們宣傳，所以拒絕了，但一有活動，或是請帖來，

爲了喜歡吃炒米粉，我還是每請必到。

佛寺建築告一段落之後，大家決定要聘請住持法師，並且要我寫聘書，我懷疑地說：「你們爲何不自己寫？」「我們只會寫漢文，不會寫英文，不知道如何向政府申請。」我一聽覺得這是應該協助的，於是就答應了。後來，佛學研究會決定聘請當時閩南三大師之一的性願法師當住持。我也跪著向神父懺悔，並問神父：「神父！你有沒有聘外省籍神父的聘書？」神父一臉懷疑：

《我終於皈依了》

性願法師和弘一大師是很要好的道友，他臨來菲律賓之前，大師給他一張小紙條帶給我，說：性願法師是位有修持、有德行的大德，要我時常親近他。那時我便請求性願法師爲我講解普賢行願品，法師的慈悲令我終身難忘，他爲我講了一個月後，我決定皈依佛教。

性願法師特地寫了一封信給大師：「你度的那位年

「你要那個做什麼？」「是佛學會要的。」神父臉一沉：「他們想聘請法師來菲律賓？法師一來豈不要和我們拼？而你又替他們辦事，你會墮地獄……」他馬上將這件事告訴了我的父親。

我內心生氣了，生氣神父不講情理，還罵我會墮地獄，但爲了要拿到英文聘書，我只好去當他的侍者，當聘書送到中華佛學研究會的時候，已經過了四個多月，我們也如願地聘到性願法師來菲律賓弘法。

輕人，已發心要皈依了，你就爲他皈依吧！」這是後來大師在信中告訴我的，他叮囑我要就近親近性願法師，請求皈依；另外，他也寫了一封信給性願法師。後來性願法師爲我取法名——勝覺，「勝」是大師皈依弟子法名的第一個字，「覺」是性願法師皈依弟子的法名，表示我是由弘一大師接引，而皈依的是性願法師。

《無言的教育》

在親炙弘一大師的歲月中，我曾聽過一則關於大師無言教育的故事，每每令我感動良深。故事是說：

有一年，弘一大師在某個道場靜修。寮房隔壁住了兩個長年在道場中工作的木匠，他倆之愛講話，半夜還

唸唸不休，吵得人無法入眠，如此兩、三個月下來，大師一直默不吭聲。

有天清晨，從不串寮的大師，走進他倆寮房，把一個人的枕頭移到另一個人腳下的位置。晚上他倆回寮發

現枕頭被調了位置，互相質問一番，還算相安無事，一直到了半夜事情終於發生了。

原來，他倆不只愛講話，他們使用的夜壺非但不洗，也懶得倒，因此屋子周圍尿液四溢。那天，大師把他倆的尿壺拿出去清洗一番並曬乾。

我當時問大師：「爲什麼不順手將夜壺放回原處呢？」「送回去，他們就永遠不會開悟了！」法師微笑著

說。

當天晚上，他們半夜小解，找不到夜壺，相互爭吵指責對方。直到第二天清晨，他們終於明白了事情的真相，相偕來到大師面前，跪著懺悔：「我們真是罪過，讓老和尚來幫我們倒尿壺……」弘一大師摸著他們的頭說：「沒有關係，你們忙，我幫你們倒！」一星期之後，他們就帶著全家妻小來皈依大師了。

虛雲老和尚與我

《老和尚挑土》

老和尚當年到雲門山時，從曹溪南華寺出發獨自走了一八三公里，不知走了多少天，身上只攜帶的海青、袈裟，半路上也早被土匪搶走了。到雲門寺時，寺內只剩一幫傭顧田的老人，在那兒看管塔院，老人一見老和尚來了，就將雲門寺交給他。

我去的那年，從城鎮上到雲門山的山腳下，一星期只有一班車，而且巴士老舊搖晃，路況奇差。當時有人勸我不要上山，一上去不是被土匪綁架，就是會遇上正在征戰，步步爲營的國共軍隊，而連人帶車被地雷炸成碎片。我心想，從僑居地千里迢迢回來，怎可輕易放棄！就這樣，我冒著危險上雲門山去了。

離開雲門寺時，我坐轎子要下山，老和尚堅持走路

送我，我直說不可，頂禮再三，老和尚終於說：「人家知道你是華僑，如果土匪搶你，怎麼辦？我送你下山，你才能平安！」到了山腳下，我叫車要送老和尚回去，他不接受：「這個時候，車子是叫不到的，再說，爬山就像平常走路一樣，不要緊，我從小就訓練了！」那一幕是那麽深刻鮮明，當時老和尚已經一百〇五歲了！每想起老人護我之深，就要感動不已。

我上山時，雲門山有一百二十多位僧衆，年齡都不超過三十五歲。他們每天清晨四點作早課，我去了三、四天都不曾見到老和尚，心想：老和尚一向非常用功，爲何沒有出來上早殿？於是我跪著請示糾察師，糾察師

不客氣地說：「老和尚清晨二點半就起來了，那像你睡得這麼晚！你若真的尊敬師父，就去跪著請他不要起來挑土，他已經一〇五歲了！」

隔天早上二點半，我趕個大早上殿，只見老和尚一個人作早課，唱誦到四點大眾起來時，他就去後山挑土。那一擔土二百多斤，來回要走一段不算短的山路。「老師父！您是個國寶，現在已找不到像這樣的人了，您

要為衆生的依止，千萬不要再擔土才好。」老和尚說：「你不懂，下面住的才是國寶，老人很快就會死的，你要好好護持這些年輕人，世上若沒有僧寶，佛法會消失，佛教就滅亡了。」他手上的活兒仍沒有停下。

我跪著求他，老和尚說：「我多挑一擔土，年輕人就可少挑一擔土，這樣，兩個小時我可以挑幾十次，他們就可以少挑那麼幾十擔了。」

《施藥救土匪》

六點左右，大眾師早課早齋完，開始出坡挑土，老和尚這時才回到禪房，我跟進去，只見那裡面椅子、坐床各一張，床上吊個蚊帳，老人是經年只坐不臥，因此吊床晚上坐禪時才放下。還有個櫃子，上上下下放著一包包、一罐罐的藥，我猜大概是醫生診斷後抓藥用的。

我問：「這間是醫療室嗎？老和尚為何在這裡睡覺？」老和尚告訴我：這是紅藥水，那是牙痛藥……都是居士送的。「你把它放在寮房裡做什麼，你又不是醫生？」

「人家送藥來，告訴我藥名、藥用，如果有人身體不舒服，我就給他。」「這樣老和尚豈不成了密醫？」「如果治得好，那是佛菩薩的加被；若治不好，那是他的業障。」我驚訝地說：「怎麼可以這樣！」「也沒聽說那個人治不好的，我把藥給他們，他們也都好了！」老

和尚的臉上綻露慈藹的笑容。

後來我才知道，在這個偏遠貧困的地區，不論僧衆或村民，一有病根本都無法就醫，就是那些土匪們生病，也都向老和尚求藥，老和尚再向上海、香港的大信徒化緣，給土匪、村民吃。若有人要錢，他就說：「我沒錢，錢在南華寺的大眾師手裡，我只是一個人來做苦工而已。」建雲門寺時，他安排那些打家劫舍的土匪來做工，按工給錢，按時為他們說佛法。請僧衆教其子弟讀書，這樣他們出草打劫的次數漸漸減少，也就安居下來，老和尚變成他們的醫生、護法、父母、老師，最後方圓幾里的土匪都皈依老和尚，變成很好的佛教徒。

老和尚感人的故事很多，甚至連畜生、鬼神也都被他的慈悲度化，也曾感得老虎皈依，樹神受戒等等，確是一位現世的菩薩。（文內標題皆為編者所加）

西藏僧教育一瞥(上)

釋見諦 著譯

壹、前言

西藏這個國家不論政治或文化都非常獨特。其現前政教合一的政治體制，早在一六四二年即創立；政治宗教雙軌平行，在家、出家二衆合力治國，是其基本的行政結構。達賴喇嘛代表的是政治與宗教的最高行政單位。達賴喇嘛一向是出家比丘，每一位都接受過嚴格的出家教育與訓練。更奇特的是，這個最高領導單位的延續，是靠達賴喇嘛的轉世來繼承。在新一任達賴喇嘛尚未成年期間，其職務由攝政單位負責。一般說，從前一任達賴喇嘛謝世，到下一任能夠順利成年、即位，之間至少要有廿年空檔是由攝政單位代理。由於這個特殊體制的緣故，其政治間歇性的腐敗亦是不可避免的命運。

地理位置上，西藏是個被群山峻嶺環繞的高原，向有「世界屋脊」之稱，雖然礦產蘊藏豐富，可是並沒有從事大規模經濟性的開發。西藏原來並沒有文字，現有的文字是在第七世紀到第十世紀間，由於佛教經典大量輸入，為翻譯佛典而由梵文發展出來的。因為佛教與西

藏文化關係非常密切，使得西藏成為世界上最富宗教氣氛的國家之一。

一九五九年，西藏老百姓在痛恨中共的無情統治下群起抗議，並重申西藏獨立自主的立場，許多人因不願受中共的壓迫與控制而逃出西藏，西藏的政府也在這種情形下移到外國避難。西藏鄰國像印度、尼泊爾、布丹、錫金等都伸手給予人道上的支援，可是他們畏於中共的武力侵犯，所以在政治上不敢承認西藏為一合法的國家。當然，中共依然堅持西藏為中國的一部分；在國際政治上到目前為止，也微妙地避免爭論這個問題。所以今天地理上的西藏，仍屬中共統治，但另一個流亡的西藏政府卻在印度運作。這個流亡政府正努力恢復西藏文化；中共則以現代化為手段，努力將西藏同化以使與中國統一。

由於受到現前研究資料的限制，本文的重點將以一九五九年以前的西藏僧教育，尤其是噶魯派（黃教）為

中心。為完整了解其僧教育體制，本文將從七個項度來分析其制度：西藏僧教育史、國民教育、教育機構的種

類和所頒發的學位、入學的條件和課程、校內管理和結構、學校與政府或民間的關係，以及當時的僧教育問題。

貳、研究發現和討論

《一、西藏僧教育史》

佛教的高等教育迥異於印度教教育，並不是一向就具有高度結構，而且機構化地出現在出家眾僧團裡。佛教是一個重視民主、重視知識的宗教，它打破社會階級並觀想自己不論階級、不論社會地位，乃至不論性別地接納所有的人。不過從它對知識及道德兩方面的重視來看，它也是一個要求相當高的宗教(諾利士，1977，p. 3496)。

西藏僧教育制度的產生，是在一千多年前佛教傳入西藏時，發展出來的。在當時，印度仍有許多很大的佛教機構，像那爛陀大學與毗卡馬夕拉(Vikramasila)大學，正積極的教授研究佛學。當時的寺院，若同時從事僧伽教育的就稱為「學院」，一個大寺院可能有好幾個學院。印度佛教教育形式，後來被西藏人所延用。

由於受到印度國王的影響，西藏國王可說是佛教重要的皇家護法。許多印度、中國、中亞地區的佛教大師，都曾被延請到西藏建立寺廟、翻譯經典、教導和傳授戒法給出家眾。

第九世紀末，西藏佛教被一個反對佛教的國王催拉爾帕欠(TriRatpa Chen)所毀滅，所有佛法的修練與教學活動全被中斷，佛教的命運走向式微。這個現象直到十一世紀，才經由挖掘出埋藏的經典，及許多道行高超的法師努力弘揚佛法而好轉(皮格任&魯塞爾，1987)。為區別傳統佛教徒與跟隨當時印度大師，像阿底峽尊者等新一代佛教徒，傳統的一派被稱為「寧瑪派」，其他的則稱為「新派」。

十五世紀末，新派又陸續發展出三派，這三派與寧瑪派，成為今日眾所熟悉的四大派。每一派又各發展出不同的支派，這些支派都可上溯其源頭於印度。這四派從成立的次第來說是：寧瑪派、噶舉派、薩迦派與噶魯派。這四派除了在弘法與修持上針對不同的學生採用不同的方法外，他們的修學內容、性質與目標則完全相同(第二世達賴喇嘛&穆林，1982)。一般說，這四派都主張正確知解佛法是修行的基礎。就像卡盧仁波切(1986)所說的：

西藏佛教所有派別都共同認為佛法修學的方法可分為三階段：第一階是理解，包括聽聞與了解其意趣；第

二階段是思辨以加深理解；第三階段則包括靜慮和直接體驗所理解的東西。雖然方法相似，可是每一派卻發展各自不同的風格。

十九世紀時，發生一次僧教育改革稱爲「超宗派運動」。這個運動爲堪哲望波(Khyenste Wangpo)(1820-1894)所倡導，其主要目的，是對治當時各宗派過份自讚毀他，而強調佛法的修學應該不分宗派廣修一切法。這一運動並不鼓勵修學者蔑視各宗派特有的風格，也不鼓勵集合一群人自創一宗。它轉化了各宗派間激烈的競爭，同時開拓了僧教育「教」與「學」的範疇。

在達賴喇嘛十三世主政期間(1895—1933)，僧教育也受到加強。除了加強守持戒律外，出家衆必須具足格西學位，才能進入密院就讀，或者才有資格擔任寺院的住持(噶索，1990)。

《二、國民教育》

西藏政府直到五〇年代末期，才提供國民教育的機會給全國百姓。在那之前，有錢人家還是會想辦法，送子女到都市私塾就讀。當時兒童所讀的稱爲「五副科」，其內容包括戲劇、舞蹈與音樂、占相學、詩詞及作文。不論出家或在家兒童，都可選修這些科目。有一些官方學校成立的目的，是爲訓練出家與在家人，以備將來從事官職(泰林，1986)。根據薩迦(1990)的敘述，有些寺院成立研讀班來教導附近的兒童。這些由出家人擔任教學的組織，採用的題材都是宗教課誦本，兒童們除了

認識讀書與寫字之外，也同時學到基本的佛教觀念。受了這些基本教育之後，學生或爲政府工作，或加入僧團，或追求自給自足的固有生活方式。

這些私塾大多是私人爲作功德而設立，只收象徵性的學費，其教學上也男女平等沒有差別。課程只開在早上，若逢特殊宗教節日或收割季節則停課。在廿世紀初，即一九二三年，西藏因被英國強迫門戶開放，當時曾在某些實驗學校加開英文課，可惜這個創舉被保守的僧衆極力反對，因此維持沒幾年，便於一九二六年宣布放棄(泰林，1986，若透，1991，固德曼，1986)。

歷史上，寺院便是出家人的修學中心，雖然沒有確切的統計數字，不過在一九五九年以前，大約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十至廿五是出家衆(高茲，1990，達賴喇嘛十四世，1983)。僧衆人口中，男衆佔大多數，男、女衆的比例爲十比一。大約每個家庭都有一個男孩出家(固德曼，1986)。有些貧困家庭則視孩子出家，是唯一可以翻身的途徑。在這種情形下，出家衆的質遠比不上它的量。

大部份孩子都在年紀很小(六歲左右)便被送到廟裡出家，當然他們成年後可自行決定去留。他們的教育與出家兒童分開，其制度乃沿襲幾百年留下來的傳統。由於西藏地理偏僻且與世隔絕，又由於佛教理解方法嚴謹，因此幾世紀以來課程並沒有什麼改變。關於佛教的教育制度，達賴喇嘛曾說：「我們的制度，從培養西藏人

高尚品德，和高度學術水準來說，算是很有效率。」（P.44）不過他也指出其制度的弱點是：還未達到全民普及。

由於佛法是僧眾的主修課程，在達到這個目的前，學僧必須先學習會讀、會寫西藏文。實際上，連這基礎教育階段，也仍然取材於宗教。學生跟著老師朗誦、書寫，將來佛學院入學考試所要考的各科經典。

西藏僧教育的另一特點是，對所謂再來人（轉世）的教育極為重視。由於深受佛教思想的影響，西藏人普遍相信許多新生兒，是過去修行人的轉世。他們發展一套鑑定再來人的方法。達賴喇嘛解釋說，雖然轉世者為過去有學問或有修行的行者再來，可是他們不一定能把過去學得的知識也帶來。他們只是被認定來繼續前人的使命罷了（1990）。這些再來人在嬰孩時期被鑑定出來後，很小（有時小於三歲）便帶到他原來的廟去，由該廟選出的僧眾負責撫養教育。這些負責的僧眾，共同商議監護這轉世者的教育與成長，直到十八歲成年為止。

由於佛法深刻地與老百姓日常生活結合，因此幾乎每一家庭都有幾部佛經。讀誦經典的偈子，成為每一個西藏男女老少，每日不可或缺或修的修練。從教育的觀點看，這也是一種非正式的教育。

一九五〇年之後，中共控制了西藏，同時也設立國民學校，提供每個學齡兒童受教育的機會。其制度與中國的統一；許多新的科目像政治思想被放到課程裡，最

大的改變是佛教不再允許在課程中出現。諾布指出：在一九七七年以前西藏文不准教……因此少數幾個識字的人都只會讀中文。（P.274）

《三、機構種類及所頒發的學位》

若不把大小茅篷計算在內，西藏整片土地上共有六千座寺院。遠在十七世紀時，西藏寺院即採一種階層系統，連結小寺廟與大寺廟，所以嚴格來說，沒有一座寺廟在傳承上是獨立的。習慣上住在偏遠的僧眾，會到位於大城市，且是自己小鎮廟的上院去參拜或修學。為了讓佛法延續不斷，每一宗派都設有本山，負責教育與行政工作（諾布，1986）。譬如，位於拉薩的哲蚌寺，便是噶魯派的本部。

噶魯派的教育體制分兩個層次：經教與密教，前者是後者的基礎。在首都拉薩裡，經教的僧院中，有三座特別出名：哲蚌、色拉與甘丹。這三座向有「西藏三棟樑」之稱的僧院，共有學生約二十萬人。學生入學的年齡與學習的年限，都沒有嚴格規定。一般說，學生的年齡可能小至不滿十歲，高到五、六十歲都有，學生花十幾年研究經教是很正常的。學生通常於這三所僧院所屬的某一學院報名，單單哲蚌這座僧院就有四所學院，色拉有三所，甘丹有一所。在經教這階段，學生有體系的研讀經典，並且大部份朝著噶魯派的格西學位攻讀，雖然有些學院也頒發低於格西的其他學位，例如，若透學院頒發卡主（Kachu）學位，給能夠背誦並理解十部經

典的學生。學位考試的主要方法是口試；學生在大眾面前，或背誦經典，或辯論，或敘說自己對某一指定專題的論點。

格西學位也有好幾種差別：拉朗巴(Tharampa)、措朗巴(tsoGRAMPA)、卡成(kachen)、多倫(doram)、求地塞波(chotesePO)與拉伯見(robjamb)(若透, 1991)。其中拉朗巴格西列於首位。重格拉仁波切說明其中的差別：

拉朗巴考試舉行的時間是每年的蒙蘭節(Monlam)，屆時拉薩三大僧院所有僧眾大聚會，考試即在大眾面前進行。措朗巴考試則於次月的第一個重要節日舉行。其他學位則於學生就讀的學校舉行。學生應參加那一項考試不是自己決定的，學院的院長會根據學生學業表現，指定他應參加的學位考試。

拉朗巴格西學位對學生的吸引力很大，理由很多，譬如：這學位的學術成就最高，在學位考試時競爭最激烈，將來的出路最好，此學位是進入噶魯派密院就讀的基本要求之一。

一般學生修完課之後，則等待院長提名以赴學位考試。在等待的時間裡，學生加深他們對所學的認識，並磨練其辯論技巧。可是再來的轉世者，可在修完課之後立刻參加學位考試(耶西, 1987)。

學位考試的內容無所不包，其題目往往由主考人員現場抽出。每一個學位候選人，依次坐上考席，回答其

他候選人向他提出的問題，觀眾也可質問(許多觀眾是飽學的格西)。每一科目大約考問三至五小時。學生除了將其所學熟悉透頂之外，根本無從準備(耶西, 1987)。

密教學校頒發的是密學學位。要獲得這學位的學生，除了必須過簡單、嚴謹的僧團生活之外，還要研讀密教典籍、學習各種法事、通過學位預考及學位考，其中學位考包括一星期的背誦與辯論。預考與學位考並不一定每年舉行(若透, 1991)。密院院長推荐十五位學生參加預考，不過只有兩位有資格參加該年的學位考，其他的學生則按其預考成績的高下，依次每年兩位參加學位考。等到這十五位都通過學位考之後，才會再舉辦另一次預考。換句話說，學生修學的時間長短決定於預考的舉辦與否。

正如密院一樣，經院在挑選學位候選人時，也是非常慎重的。譬如說，噶魯派每年只有十六位拉朗巴格西候選人產生，每一學院兩位。比起二十萬的總學生數，得到學位的人數是非常稀少的，大多數的學生或是沒有修完格西課程，或在沒有通過學位考試之前，便致力於道場各執事工作，或到別處朝聖行脚去了(固德曼, 1986)。由於教育對西藏僧眾來說，是終身的事，乃至是生生世世的事，因此學生半途休學，或半途復學，並不是奇異的現象。

(未完待續)

「思想的框框」

釋見日||纂集

在一座森林裡，動物們即將舉行一場大規模的運動會。很多的飛禽走獸都來到大會秘書長——大黑熊那兒報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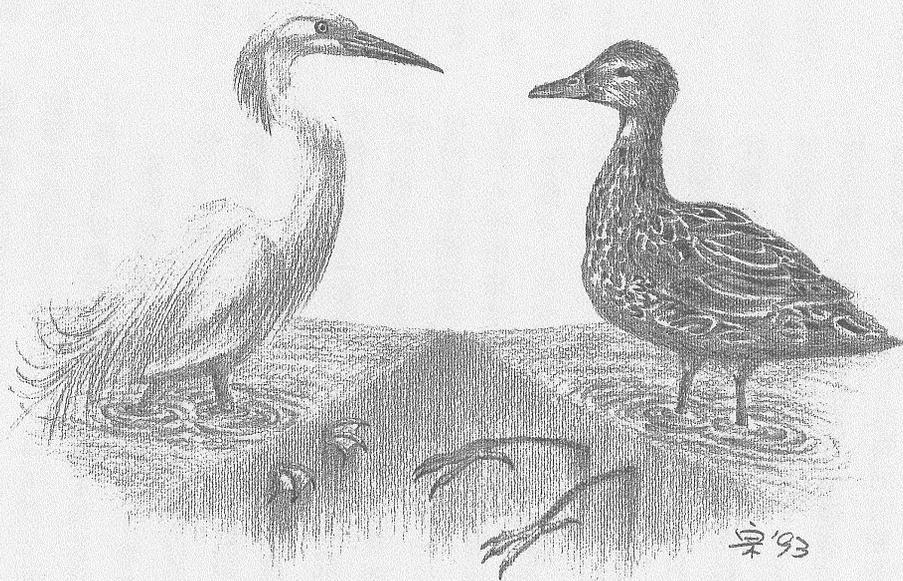
輪到鴨嘴獸報名時，大黑熊瞟了他一眼，冷冷的說：「你也想來報名嗎？」

「是呀！」鴨嘴獸說：「我要報名參加五十公尺的泥地掘進賽。」

大黑熊沒有理會鴨嘴獸的答話，卻反問牠：「你是獸類嗎？」「是的。」「胡說！獸類怎麼會生蛋？又為什麼會長著扁嘴殼和腳蹼？」

「那……就算是鳥類吧！」鴨嘴獸仍陪笑著回答。

「胡說！鳥類為什麼還哺乳？為什麼身上還長獸毛？」大黑熊哼哼鼻子，又說了：「你既不是鳥類，也不是獸類，這個鳥獸運動會你沒有資格



（繪圖：陸承宗）

參加！」說罷，便不再理會鴨嘴獸，鴨嘴獸只好自認倒楣的靠邊站。

輪到鴛鳥報名了，牠要參加一萬公尺的長跑。

大黑熊也看了牠一眼，說：「不行！你是鳥類，只能參加飛翔比賽，不能參加獸類的賽跑！」

鴛鳥苦著臉說：「可是我只會跑不會飛呀！」「你不是有翅膀嗎？有了翅膀這個基本條件，多練一練就會飛得好的！」大黑熊不由分說，就給鴛鳥發了一張「長空一萬尺飛行賽」的參賽證。

接下來，輪到蝙蝠報名了，牠說

：「我要參加一百公尺的飛行賽。」

「這哪成呀？」大黑熊不滿地搖晃著腦袋說：「你明明是哺乳動物嘛，怎麼能參加鳥類的飛賽？」說著大黑熊就填發一張「一百公尺賽跑」的參賽證給蝙蝠。

於是，爲了參加這次運動會，鴛鳥拼命練習飛翔，蝙蝠拼命練跑。結果，鴛鳥的翅膀拍痛了，累得精疲力竭，卻怎麼也飛不起來。蝙蝠在地下爬呀爬的，弄得鼻青臉腫，卻怎麼也跑不動。

親愛的朋友！大黑熊依據牠固有的

認知，把鴨嘴獸除名，叫鴛鳥參加飛行比賽，還將蝙蝠畫到賽跑的行列，卻忽略了這些動物的特殊狀況，而當對方向牠說明時，牠根本不理會，就照著自己的成見處理了，搞的這些動物們個個痛苦不堪。

朋友們！思想的框框，往往會造成與人溝通上的困難，按照這種框框去辦事也常常是行不通的；因此，碰到事情的時候，不妨聽聽別人的意見，先別急著下判斷。

（題材轉錄自張老師月刊 1991.2.3）

【二葉一如來廣播錄音】

「生命的色彩」

釋見命 集

古希臘時代，有兩位畫家被國王禮聘到宮庭裏去，在同一房間的兩面牆壁上畫畫。其中一位畫家想了想，又看了看那牆壁，就對國王說：「這

麼大的一面牆，我需要用一個月的時間來畫它。」於是國王要侍者在這一個月內，準備上好的飲食招待這兩位畫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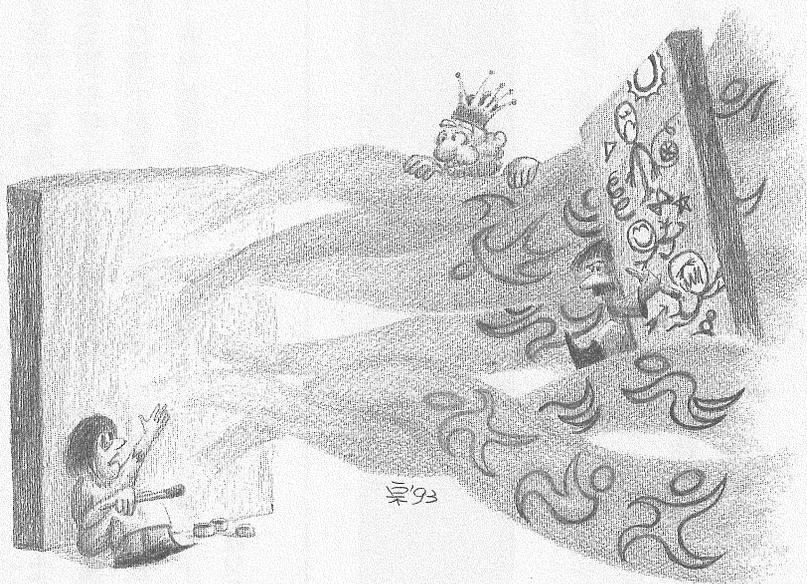
過了幾天，國王來問候這兩位畫家，其中一位正努力揮動畫筆，精心地描繪人生各種景況：畫裏的人，有的面露笑容，有的低頭哭泣，有的迷

茫望著天空，有的沈浸在燈紅酒綠中……，國王看了之後，覺得這個畫家畫得真是不錯。他回過身來，想欣賞另一位畫家的表現，然而另一位畫家卻一筆也沒動，只是蹲在牆腳，聚精會神地注視著牆壁。

一個月的期限很快就到了，國王便前來觀賞畫家的傑作。「哇！真是好極了，畫裡生命的色彩真豐富呀！」國王嘖嘖讚嘆眼前這幅逼真的浮世繪，接著轉身要看另一位畫家的畫，令他驚訝的是，牆壁上依舊一片空白。

這一位畫家緩緩地對充滿疑惑的國王說：「大王，您要我們畫上生命的色彩，我想，每一個人的色調都有所不同，所以，這面牆應該留給每一個來到這裏的人自己去畫，要畫出什麼樣的人生，就讓他自己去決定，因為，生命的色彩是要由個人活出來，無法由別人畫出來的呀！」

國王聽了畫家的話，覺得很有道理，就把這面空白的牆命名為「生命



(繪圖：陸承宗)

的畫像」，讓人們自己去塗上色彩。親愛的朋友！畫家把這面牆留給我們，要我們自己去上色，您將畫些什麼呢？

有些人追尋絢爛的人生，因此他畫上亮麗的玫瑰色彩，有些人期許平

凡穩實的人生，所以他選擇淡淡的青色；然而不論生命的顏色是什麼，生命的調色盤總在我們自己的手中，因此拿起您的畫筆，繪上自己的生命色彩吧！

上師(上)

(The Guru)

Chögyam-Tyungpa 著

李豐斌 譯

談到修行，我們就面對了和一位導師、喇嘛、上師（將引領我們修行的人的任何稱呼）之間的關係。這些字眼，特別是「上師」一詞，在西方世界已被賦予一些意義與聯想，它們形成誤導，而且一般說來，都會使「追隨一位導師修行的意義何在」這問題變得更为混淆不清。這並不是說東方人懂得和上師之間建立何種關係，而西方人就不懂，其實這個問題是普遍存在的。人們要修行時，對於要獲得什麼，以及應如何與學習的對象相處，大多已有某些固定的觀念。在這些先入爲主的觀念中，「我們將要從上師身上『獲得』某些事物——幸福、心靈的平靜、智慧以及所追求的一

切」，是最難以解釋的。因此，我認爲將某些有名的學生處理「如何修行以及與導師建立關係」的例子拿來研究，可能對我們自己的探求會有些幫助。

馬爾巴是西藏著名的上師，同時也是噶舉派的一位主要大師（我本人也屬於此宗）。他是印度宗教導師那諾巴（Naropa）的學生，同時也是他那位最有名的衣鉢傳人密勒日巴（Milarepa）的導師。馬爾巴是一位自力修行成就的典範，他生在一個平凡的農家裡，但在他幼年時，就選擇了學術和僧侶作爲出人頭地的途徑。我們可以想像在當地傳統宗教氣氛的約束下，以一個農夫之子，需要多麼大

的努力和決心才能爬到僧侶的地位。在西元第十世紀的西藏，像他這種出身的人要獲取任何社會地位——如商人、盜匪或特別是僧侶，其途徑並不多。在當時若要加入僧侶的行列，就等於是讓自己成爲醫生、律師及學院教授，三種角色合而爲一的。

馬爾巴從研究藏文、梵文與其他幾種文字，以及印度的通行口語下手，經過三年的苦讀，他已經能以學者的身分賺錢，而且以所賺的錢當作參學的費用，最後終於成爲佛教僧侶。這樣的地位已爲他贏得某種程度的名聲和尊敬，但馬爾巴還有更大的志向，他雖已結婚生子，仍然繼續儲蓄，直到積聚了鉅量的黃金。

這時馬爾巴向親友們宣布，他打算到印度去旅行，以求取更多的佛法。當時印度正是佛學的研究中心，那爛陀大學是最偉大的佛教聖人和學者匯集的所在地。馬爾巴想要學習並收集西藏人不知道的經文，將它們帶回家鄉，翻譯成藏文，讓自己成爲一位根底紮實的偉大學者兼翻譯家。以當時乃至近代不久之前，去印度旅行須長途跋涉歷經險惡，馬爾巴的家人和村裡的長老都勸他打消此一計劃，但他心意已決，因此在一位同修的陪伴下踏上旅途。

經歷數個月艱困的旅途，他們越過了喜馬拉雅山進入印度，再向孟加拉前進，然後分道揚鑣。他們都有極優秀的語言與宗教根底，因此決定分別去尋找各適於自己的導師，在分手之前，他們商定會合之後，再一起回家鄉。

馬爾巴旅行經過尼泊爾時，他聽到宗教導師那諾巴——一位馳名遐爾的人的大名。那諾巴是當時那爛陀大學的住持，那所大學是被推許爲世界

上最偉大的佛學研究中心。就在那諾巴事業正達於巔峰時，他察覺到自己能瞭解佛教的學理，但對於它的真正涵義卻不能確切掌握，因此他放棄職位，起程去尋覓另一位宗教大師。十二年當中，他在導師蒂諾巴（Tiṅpa）的調教下，過著極艱困的學習生活，最後終於修證成就。當馬爾巴聽到他的大名時，他已被譽爲歷來最偉大的佛教聖者之一，自然而然地，馬爾巴即刻起程去找他。

最後，馬爾巴找到那諾巴，他正住在孟加拉森林裡的一幢簡樸的屋子裡，過著貧窮的日子，他原先期待所要找的聖者應該是住在一個很有宗教氣息的地方，因此他有點失望。然而，馬爾巴的心正眩於這陌生國度的奇異性，因此即打算將標準放寬一些，心裡想著：這或許是印度教導師的生活方式吧！此外，他對那諾巴聲名的推崇也超過了眼前的失望，因此他將所有大部分的黃金都供養那諾巴，要求傾囊相授。馬爾巴向那諾巴說明自己已婚，是個來自西藏的僧侶、學者

兼農夫；並說他不願意放棄憑一己之力建立起來的生活，要收集佛學教理回西藏去翻譯，以便賺取更多的金錢。那諾巴輕易地就同意了馬爾巴的要求，開始教導他，一切都進行得很順利。

過了一段時間，馬爾巴認爲他所學到的佛法已經足夠達成自己的目的，於是束裝返鄉，他朝一個大城鎮的客棧前進，然後在那裡與昔日相約旅行的同伴會合。兩人坐定後，互相比較各自努力的成果，當馬爾巴的朋友看到他所學到的佛法時，就哈哈大笑地說：「你所學都沒有價值！我們西藏已經有這些教理了。你應該去找一些更具震撼性、更稀罕的東西，我從每位偉大的導師那兒都獲得了許多奇妙的教理。」

馬爾巴當然產生非常大的挫折感，並且很生氣——長途跋涉而來，歷盡如許的艱辛，又花費如此多錢。因此，他決定回去找那諾巴，再試一次。當他到達那諾巴的茅舍，並要求傳授更多、更奇異、更深入的教法時，

出乎意料之外地，那諾巴告訴他說：「抱歉！你無法從我這裡獲得。你必須離開，從一位名叫庫庫里巴（Kukubā）的人那兒求取教法。這段旅程十分艱苦，尤其庫庫里巴住在一個有毒大湖中的島上，假如你想要獲得這些教法，就必須去看這位導師。」

此時的馬爾巴絕望極了，因此他決定去嘗試這段旅程。假如庫庫里巴知道一些甚至連偉大的那諾巴都無法教導的教理，而且還住在一個有毒的湖中島的話，那麼他一定是位相當了不起的導師和偉大的神秘主義者。

於是馬爾巴便起程上路，並設法越湖到那島上，隨即著手尋找庫庫里巴。終於他發現一位全身污濁的印度長者，住在一個被數百隻母狗圍繞著的地方。那情景至少也可說是詭異異常，馬爾巴還是試著上前和庫庫里巴說話，可是後者卻說了一堆胡言亂語，庫庫里巴似乎只是在胡扯。

這情景幾乎令人無法忍受，而且不僅庫庫里巴所說的盡是些難以理解的話，馬爾巴還要時時刻刻提防著那

數百隻母狗，以免被咬傷，每當他安撫了一隻狗，另外一隻就會跟著叫，作勢要咬他。最後，馬爾巴幾乎要發瘋了，於是他完全放棄了，不再試著作筆記，也不再嘗試去接受任何一種秘密的教理學說。但就在這關頭，庫庫里巴開始用完全可以理解的清晰語言，及連貫一致的聲調向他說話，而那些狗兒也不再纏著他，馬爾巴遂領受了教法。

馬爾巴在庫庫里巴處修學完畢後，又再度回到最初的導師那諾巴身邊。那諾巴告訴他：「單從理論上吸收教法是不夠的，現在你必須回西藏去教導人們，你必須親身去體驗一番，然後才可以再回來作進一步的研究。」

於是馬爾巴再度和他的同修會合，兩人都帶了許多經典文稿，一起踏上漫長的歸程。就在歸途上，他們互相討論各自所學的教法，馬爾巴很快地就察覺到這位朋友似乎越來越想打聽他所收集的資料，這令他感到不自在。他們似乎一直圍繞著這個主題交談，談也談不完，他的同伴終於確定

馬爾巴比他自己學到了更多的教法，因此變得非常嫉妒。當他們坐船要渡河時，馬爾巴的同伴開始抱怨他們倆所帶的行李太佔位子，令他覺得不舒服，他換了座位，佯裝要使自己坐得舒服些，就在他這麼做時，他卻將馬爾巴所有的經典文稿都拋到河裡去。馬爾巴費盡全力去搶救，但它們都沉沒了，他花了許多心力去收集的經文在一瞬間全化為烏有。

因此，馬爾巴回到西藏時內心甚感悵惘，他有許多旅行的故事可說，但沒有具體的資料好證明他的知識和經驗。雖然如此，他仍繼續工作和教學了好幾年，直到後來，連他自己都感到驚訝，因為他已體會即使當時能搶救那些筆記文稿，對此刻的他而言，也已經沒有用了。他在印度時，只將那些不瞭解的部分記下來，而和自己經驗吻合的部分則未記錄。幾年下來，他才發現那些教理已經紮紮實實地成為自己經驗的一部分。（未完待續）

書包的故事

釋自惇

小時候，上學是件愉快的事，可以同年齡的小朋友玩，上課的內容又很容易了解，考試也幾乎可以得滿分。但是，對於那時還只是小學二年級的我來說，每天必須揹著去上學的那個大書包，卻是一個不大不小的煩惱！

第一天背上它，隔壁的小朋友說：「妳怎麼背個男生的書包！」是啊！我為什麼要背這個書包呢？暗暗的綠色、半新不舊的，是移民出國的堂弟所留下來的，……我不喜歡它，我想要一個紅色的、雙肩帶的新款式書包，像班上那位家境好、功課好、又討人喜歡的同學所背的那一種。

終於有一天，我發現書包裂了一條縫，心裡暗暗高興，翻看它時又有無意的把裂縫扯得更大一些。「媽

，我的書包破了！」我由衷期待母親快快幫我買一個新書包。然而勤儉的母親看了看，拿出針線仔細地縫補起來。這會兒，綠色的書包表面不但有條裂過的痕跡，刺眼的白線更對著同學們宣告：「我是個破書包！」

我很不情願地再背起它，暗地裡氣得直跺腳。上學時，我不斷調整姿勢，用手肘夾住縫補的部位，以免被人看到，一路上更是提心吊膽地，害怕同學譏笑我，背了一個寒酸又難看的書包，他們會因此看不起我，不再和我做朋友。

在歲月的消逝中，我漸漸長大，童年「小公主」式的虛榮心也轉變了，我逐漸喜歡「瀟灑」，實在看不慣女孩子柔弱的姿態。於是我穿上牛仔褲、運動鞋，還特地買了個有鐵釦、

插筆袋、男孩子背的那種橄欖綠的帆布書包，我背著它到每一個場合去，而且破了補一補再用，再破再補。有時朋友們會關心地問：「妳怎麼不換個秀氣一點的手提袋呢？」我便很不以爲然又自豪地回說：「爲什麼女孩子就要……！」

出了家之後，再看見孩童們背著書包上學，我不禁遙想當年：是童年和少年時的書包，令我生起種種的情緒和煩惱嗎？還是朋友們的反應，讓我生起輕視與被輕視的感覺。如今，昔日的朋友早已分散四處，過著各自的生活；破舊的書包也早被丟棄、腐壞，不存在了；而我，也早褪去童顏成爲一個出家人，但是心中那兩個自卑與自大的書包，卻仍上上下下地搖擺個不平。

背起自卑的書包，我變成愛表現、期待受肯定的孩子。書包裡裝著我的評價單；如果表現很好，可以被人家喜歡，如果別人知道我的貧困不足，

就會貶低、遺棄我；書包裡還有一本使用了三十年的「偽裝寶典」，在那兒記錄著：我怎麼做可以表現出脾氣好、有風度……等等。

而當背上自大的書包，我變成裁度制度的嚴厲判官。此時，書包裡有一本我自認爲最有智慧、最合理的審判公式，還有一架高倍率的望遠鏡。拿著這兩樣寶貝，我冷冷地觀察和我「不同類」的人們，批判他們的一切，而往往他們所表現的「不合理」，是那樣地讓我承受著憤怒和哀傷。

這就是長久以來，我生活裡的煩惱，「丟掉這兩個大書包吧！都是他們惹的禍！」可是，在那要丟，卻一下子丟不掉之間，我又生惱了。……

督導法師知道了我的困境，告訴我：「修行的過程，就是要努力把自已扭轉到『自己希望成爲的樣子』去，這是沒有捷徑的！」當我明白，行者就是要時時向那個「自己扭不過來的自己」挑戰時，我變得比較坦然了。

佛三心旅

陳明昭

「當自己的主人」這句話，激勵我報名參加紫竹林精舍舉辦的佛三期許著從這三天中獲得一些心靈的饒益，於是抱著被「磨」的決心「上山」。

老實說，「上山」第一天，我就後悔了：自己沒事參加什麼佛三嘛！睡也睡不好——簡直徹夜難眠；吃也吃不好——還得餓上一餐；「拜佛」拜得我頭昏眼花、兩腳發軟；「唱誦」、「繞佛」站得我腰酸背痛；「打坐」、「止靜」坐得我兩腿發軟、肩膀酸痛。還有師父規定我們每天要拜三百拜，念五千聲佛號，並設了個精進榜，把每天所做的功課填上……我心裡不停地嘀咕：念佛就念佛，拜佛就拜佛，為什麼還要數幾千聲、幾百拜呢？為什麼師父這麼著相？念佛、拜佛應視個人的心念、體力而定，為

何還要弄個「精進榜」？到底念佛拜佛是自己的事，還是做給師父看的？……一連串的抱怨與滿心的疑惑充塞著我。一整日下來「阿彌陀佛」仍然遠在西方，而我卻好像被迫虛應了事。

第二天清晨醒來的那一剎那，我下定決心重新調整步伐，開始用心念著「阿彌陀佛」，也朝「三百拜」的目標邁進。然而不到半天的功夫，「超過的疲勞」讓我有一股想「逃」回家的衝動，當又獲知鄰家宋老師今晚便要告假回家時，一顆心更是搖擺不停，歸心似箭。但我找不出任何回家的理由，要告訴師父「我病了」，還是「我撐不下去了」呢？不行！自己不是在期許表上寫要「大死一番」嗎？不是準備好要來被「磨」嗎？怎麼現在還未死去、未磨成灰，只停留在這「半死不活」的階段就打退堂鼓了

呢！心想：「反正剩下最後一天了，再苦、再累也要熬過這最後一夜。」於是再度提起心力，用念佛、拜佛來打消念頭，也完成了一天的功課。不過我還是偷偷地跑去告訴宋老師，叮嚀她回家記住通知外子，要他明天準時來接我。（真是歸心似箭啊！）

晚上那支香，我拖著疲憊的身軀，再次提起佛號，用「三三四」的方法，數著數著，竟然數出了味道；拜佛也漸漸地感受到那股法喜，今夜我才發現自己有點「上路」了。

師父提醒：「萬緣放下，至誠懇切」觸動了我的內心。第三天，我完全放鬆，丟捨一切，全心納受師父的方法，一聲聲的佛號清楚地從我的耳根進入；每一拜下去，雙手承接著一

朵朵清淨的蓮華，身心感到清涼自在。最後那支香止靜時我集中心念，「阿彌陀佛」的聖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前兩天的飢餓、頭昏眼花、腰酸背痛全都見了，只有句句連綿不斷的佛號，突然間我體悟到這身與心是無關的，那裡有腿痛，那裡有背酸？由於專注在佛號上，放下對色身的執著，我發現了一個清涼的世界。

回家後感覺自己的世界寬廣了起來，彷彿去除了許多障礙，通達了許多道理。透過專注、冷靜的觀察，對那些不如意的事，就不是那麼在意了，稱譽也好，毀謗也罷，不去執取之後，身心自在許多。佛三，沒有使我大徹大悟，但在學佛道上，我真正跨出了第一步。

我的父母親

王玉崑

只要回憶起父母親，這親恩罔報的歉疚，總會令我不禁淚流滿面，十

六年了，那一幕幕竟還令人難以釋懷。

父母親以前在大陸時，都是富有

人家的子女，父親會擔任過鄉下小學

的校長。大陸變色，父親攜著母親，手中抱著剛出生不久的大姐，逃難來到臺灣。當時一切物資貧乏，謀生不易，帶出來的家當也在逃難中，一路丟光用罄了，日子過得十分艱苦。不幸父親又染上重病，輾轉病榻多年，原有的雄心大志就被這場重病銷磨殆盡。病癒後的父親找不到工作，他的個性變得更沉默、憂鬱了，成天只是唉聲歎氣，卻想不出一點辦法，生活的擔子自然就落在母親身上。隨後我們五個姐妹又相繼來到世間，一個個嗷嗷待哺，常常面臨炊飯時間，還不知米在何處的窘境，母親的負擔是夠沉重的。

外公家算是地方望族，母親在早年享有的錦衣玉食的生活，一經逃難的驚惶重創，一切早已成過眼雲煙。她爲了養育我們五個姐妹吃盡苦頭，但她從不曾怨尤過。印象裡，母親賣過早點、冬瓜茶、綠豆丸子、替人打毛衣、補麻布袋……費盡千辛萬苦把

我們一個個拉拔長大。

記憶中，曾有一段時間母親爲了謀生，每天一大早就到附近軍用倉庫縫麻布袋！有一次我去找她，在昏暗中、彌漫著塵土的倉庫裡，只見放大粽子腳的母親，顛巍巍的背著大麻袋，每走一步就好像要跌倒似的，我上前喊了一聲「媽！」她回頭看到我，流露出詫異的眼神，繼而責問：「來這裡幹嘛？快回去念書！」看著母親蓬頭垢面，全身邋遢的樣子，心裡有說不出的難過，我轉頭就跑，一路上眼淚仍撲簌簌的直落……年幼的我，想不透爲何母親要做這些粗活，父親卻坐在家裡悠閒看書？內心實在不能諒解父親的作爲。

時光流逝，我們姐妹逐漸長大，正計劃著如何讓母親安享清福，不要再爲生活奔勞時，一場意外的發生，使得一切計劃開始就驟然結束。

一個寒風颯颯的清晨，母親爲了去看一隻生病的母雞，跨過屋後鐵軌時，被側面而來的小火車猛撞到頭部

，當我聽見火車急速的煞車聲趕到現場，我呆住了，那是我的母親！我抱起躺在地上的母親，不停地呼喚，她卻毫無反應。就這樣，母親癱在我的懷裡，眼睛一直沒有閉上，我知道她是多麼不忍心放下我們、離開我們：：那年母親才五十二歲！

母親是全家的支柱，這棵大樹倒了，最無法承受的是父親，他一生依賴母親，聽到母親逝世，當場中風癱瘓，成天以淚洗面，半年後鬱鬱而終。

雙親去世了，卻留給我們「子欲

養而親不待」的無盡愧疚。

二年前，我才聽聞到佛法，也恍然大悟，佛經上說我們多生多劫來，輪迴生死，不知多少次遇到父母死亡、孩子死亡、朋友親屬死亡，和親愛的人別離時所流的眼淚，若有數量，應比四大海的海水還要多。由父母親一生的遭遇和我所承受的傷痛，我體驗到佛經所說衆生的苦迫，和人生無常，更進一步看到自己和衆生生死的輪迴，但願我和衆生都得以安住在佛法中、精進修學。

《徵稿》

「香光莊嚴」季刊的園地公開，屬於讀者所有，我們竭誠的希望您將自己或家人的學佛心得、人生探究，或能弘揚佛法、淨化人心之小說、散文、詩歌等創作，或有關宗教教育、佛學的論著、譯著等，皆歡迎踴躍投稿，廣結

法緣。

一、來稿請附真實姓名、地址及電話，便於聯絡。

二、稿件請用稿紙單面書寫，學佛心得及創作的字數以不超過一千五百字；論著、譯著則不超過五千字，發表時歡迎附上圖片，筆名尊重作者。

三、本刊保留刪改權，不願者請註明：需退稿者請附回郵與信封。

四、來稿若經採用，稿酬從優。

五、來稿請寄：嘉義縣竹崎鄉內埔村溪州四十九之一號 香光莊嚴雜誌社收。

六、今年各期截稿日分別是：國曆二月一日、五月一日、八月一日、十一月一日。

【教訊采摭】

「第四屆佛學論文發表會」將於九月舉行

【本刊訊】「第四屆佛學論文發表會」，將於九月十一日起，至十三日止，假華嚴蓮社舉行。據知，此次佛學論文發表會，是由華嚴專宗學院所主辦，目前已開始接受報名，對象

是各佛學院、大專院校在學生，論文題目自定，五月三十一日前，需繳交兩千字論文提要，七月三十一日前繳交論文。

泰國法燈法師參訪香光尼衆佛學院 與師生舉行座談

【本刊訊】泰國法燈法師於四月二十七日，在駐臺泰國「佛法中心」的章績、照演法師陪同下，參訪香光尼衆佛學院，並與該院師生舉行長達五小時的座談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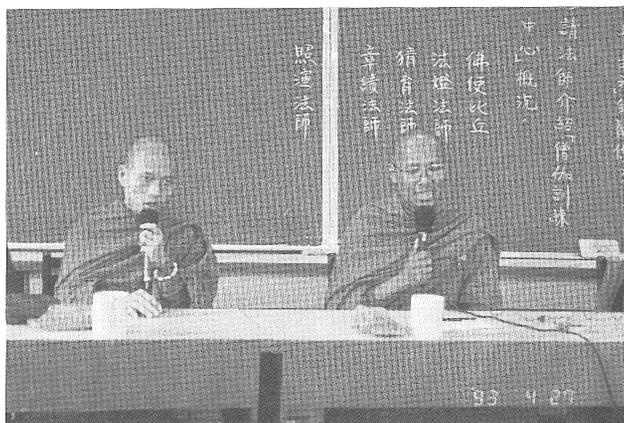
據悉，法燈法師對於佛教甚深的般若空慧體悟深刻，目前是泰國「僧

伽訓練中心」負責人。此次座談會中，法師態度誠懇、辯才無礙，廣舉精關的譬喻，爲大眾說明：如何在生活中修習空觀，最後並以精簡的法語——「法，誰做誰得，不要求，不成爲」勉勵大家，聞者莫不法喜充滿。

覺生老法師於馬尼拉捨報圓寂

【本刊訊】以推動佛教教育、度化青年學佛爲職志的覺生老法師，已

於四月二十一日，下午五時三十分，在馬尼拉安詳圓寂，僧、戒臘皆爲九年。



◎泰國法燈法師參訪香光尼衆佛學院，並與師生座談。

(本刊資料照片)

覺生老法師(俗名劉梅生)，生於天主教世家，早年遇弘一大師後即虔誠學佛，致力推動佛教教育，度化青年學佛，曾創「菲律賓佛教居士林」於馬尼拉；並於一九四九、五五年，

先後再創馬尼拉普賢中學、宿務普賢中學及文殊中學，造福當地學子；期間也常返臺，前往各大專院校演講。至民國七十三年，始禮性願老法師披剃出家，同年受具。

香光寺舉行「佛誕護夏祈安法會暨擴建動土典禮」

【本刊訊】因應香光尼眾佛學院擴大招生需增建工程，及慶祝二五三六年佛誕，香光寺於五月三十日，舉行「佛誕護夏祈安法會暨擴建動土典禮」。典禮中，地方人士、香光寺佛學研讀班同學和來自嘉義的居士，在舞獅、獻唱及獻供的節目中，將典禮帶向全民慶祝佛誕的高潮。接著大眾

再禮請慈忍法師，率領地方長老、行政長官和護法居士等進行剪彩、動土儀典。

是日，大眾共修諷誦「妙法蓮華經如來壽量品」，下午則由香光寺住持明迦法師，為大眾授三皈、五戒，求受者各有二百餘人。

香光尼僧團依制舉行結夏安居

【本刊訊】香光尼僧團各分院遵行佛制，自農曆四月十六日(國曆六月五日)起，至農曆七月十五日(國曆九月一日)，舉行結夏安居，並由尼僧團都監明迦法師領眾，提前禮請道

海律師，為結夏依止阿闍黎。安居期間，大眾為如法受持戒律，除將定期向老和尚請教誡外，並將於布薩日在香光寺界內，分類研討比丘尼戒律。



◎香光寺擴建動土典禮中，慈忍法師領眾舉行動土儀典。

(本刊資料照片)

香光寺、安慧學苑佛學研讀班舉行結業典禮、結業成果展

【本刊訊】第一屆香光寺佛學研讀班，於五月九日，假內埔鄉昇平國中，舉行結業典禮，共有學員九十三人參加。

香光寺佛學研讀班雖在山區開辦，但同學上課精進，出席率高達九成，並有過半數全勤，甚至有人腦中風行動不便，卻仍堅持完成學業，其好學精神十分感人。典禮中，班主任明迦法師勉勵同學：學佛要發菩提心、長遠心，並以佛弟子的覺悟心，改善社會不良風氣，例如喪禮大雜拼、雲嘉地區盛行的廟會牛肉秀等，實在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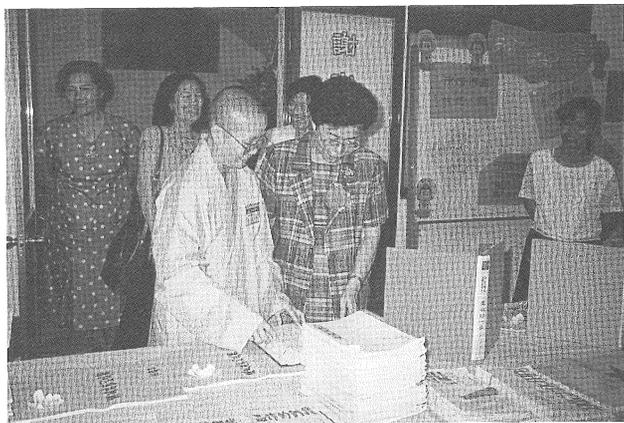
不得。

【又訊】安慧學苑第七屆佛學研讀班，已於五月十七日，舉行畢業典禮，並從是日起至三十日止，於該學苑教學大樓推出同學學習成果展。展出內容以本學期課程的五戒——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為題材，同學分別以作業、文稿、海報等作品，將學習心得分享前往參觀的家人與社會大眾；此外，法師也引領同學佈置居家佛堂示範展出，使佛法更易落實在人們的生活中。

香光尼僧團慧青學苑即將舉辦「第七屆香光大專青年學佛營」

【本刊訊】香光尼僧團慧青學苑，即將於八月二十至二十六日，舉辦第七屆「香光大專青年學佛營」，對象是全國大專女青年，預計招收學員一〇〇名。

據該苑負責的見衡法師表示：此次活動將以「百法與心靈世界」、「淨土與人生」為主題，藉由解門課程的研討和誠摯交流，同學得以體認佛教的宇宙觀和人生觀；而透過朝暮課



◎嘉義縣市居民參觀安慧學苑佛學研讀班學習成果展。

(本刊資料照片)

誦、靜坐和學佛行儀等行持法門的踐行，則有助於同學觀照自己的心意、身行和語言，找到身心的安頓、建立和諧的人間淨土。歡迎全國大專女青年踴躍報名參加。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七月十五日止。
地點：嘉義縣竹崎鄉內埔村溪州四十九之一號
電話：(05) 254 1267
254 2134

嘉義安慧學苑文教基金會頒發優秀學生獎學金

【本刊訊】安慧學苑文教基金會

等二人。

，於四月三十日公佈、頒發「八十二年度上學期優秀學生獎學金」，得獎者計有：國中組沈宥廷(昇平國中)等二十名、高中組許聿靈(嘉義女中)等十二名、大專組蔡易霖(嘉義師院)等十一名、研究所組釋見曄(中正大學)

據基金會總幹事見毓法師表示，該學苑為獎掖嘉義地區學子從事學術研究，以帶動地方文化氣息，自八十一年度下學期起，增設了研究所組獎學金。

高雄紫竹林精舍舉辦系列社教講座

【本刊訊】高雄紫竹林精舍從二月到五月間，舉辦了系列社教講座，計有二月十四日的「消防講習」、三月十三日的「如何做個稱職的父母」、四月十一日的「如何展現佛弟子的禮儀風範」、五月九日的「現代人的

文明病」，每次皆有近二百人前往聽講。

此次系列講座，內容豐富，頗獲好評，精舍監院見竺法師表示：學佛要重視打坐、持咒外，消防、醫學、親職教育、居家威儀等，都是現代佛



◎安慧學苑頒發「八十二年上學期優秀學生獎學金」。
(本刊資料照片)

子居家學佛必修的倫理；舉辦系列講座，旨在發揮寺院的社教功能，提供

人們落實戒定慧修學，圓成人間淨土。依存互動的最大善緣。

香光尼眾佛學院舉辦辯論比賽

辯題：「佛教應該世俗化」

【本刊訊】香光尼眾佛學院，於四月十九至二十二日，假祇園講堂，舉辦八十二學年度第一學期辯論比賽，辯題是「佛教應該世俗化」。

據聞，該佛學院曾針對此次比賽，設計了預備式教學，引導學僧認識辯論比賽的意義、規則和態度，並且建立對議題定義的共識。隨後各組運用團隊精神，充份閱讀、討論之後，

展開比賽。此次賽程是採奧瑞崗式雙循環賽，至二十二日中午圓滿結束。

頒獎典禮時，院長悟因法師開示說：宗教世俗化是弘傳過程中，無可避免的現象，宗教師應勤於思辨、反省，在佛法的掌握上，不失佛法原則；而辯論比賽是以發揮團隊精神和思辨能力為主，用意在於知見、膽識的建立和僧格的養成。

香光尼眾佛學院實施學僧弘護實習課程

【本刊訊】香光尼眾佛學院，自四月二十八日起至五月三十一日，曾假高雄紫竹林精舍，實施學僧弘護實習課程，共有五個年級，二十三位學僧，投入此項課程學習。

香光尼眾佛學院是以推動僧伽教育，培育佛教宗教師為主，課程一向

以解、行、生活、執事、弘護等五門並重為特色。弘護實習是宗教師養成的重要一環，因此該佛學院按學僧年級、性向，研擬了有系統的學習次第，幫助學僧將課堂所學，落實於法務運作中，長養宗教師關懷社會的襟懷。



◎香光尼眾佛學院精采的辯論比賽會場。
(本刊資料照片)

助印芳名

貳萬伍仟元整：

袁桃源

伍仟壹佰玖拾陸元整：

陳玉卿

伍仟元整：

漢光公司 陳志勝

參仟玖佰伍拾壹元整：

安慧學苑佛學研讀文殊班

參仟元整：

郭芳詔 陳昱叡 黃孔雀 許丑

貳仟肆佰元整：

陳秀鈺

貳仟元整：

釋理揚 釋天淳 羅啓生 歐樹蘭 洪裕昇

李麗香 戴慧洋 陳朝木 陳榮琳 楊錦惠

林美秀 林計文 葉秋君 簡敏雄 法源禪寺

壹仟陸佰元整：

無名氏

壹仟伍佰元整：

李金柱

壹仟貳佰元整：

欽龍公司 蔡蕭勸

壹仟壹佰參拾柒元整：

趙美足

壹仟元整：

釋傳頤 釋慧廣 釋性融 徐淑珍 陳柔湘

蔡玉 林永祥 林宏信 吳瑞華 呂丁文

吳濟安 詹麗齡 陳順續 林良賢 林美君

張世昌 陳進春 陳碧霞 盧明慧 林素月

陳春花 宋雅淑 郭貞芳 蔡振祿 陳淑惠

施嘉信 蔡榮照 李月治 林明姬 江貴春

林昆谷 劉人璋 侯明森 劉錦霞 錢亮家

王雲杏 蕭燕 許焯煌 黃琴曉 陳麗華

林江龍 李嘉倫 劉員 吳振明 呂欣倫

呂欣哲 林錦祝

捌佰元整：

蘇桂慧

柒佰伍拾元整：

謝勝忠

陸佰元整：

王美麗 劉彩玲 蔡水仙 郭靜宜 吳玉秀

吳秀霞 黃竹根 曾素華 嚴俊霖 杜建明

伍佰元整：

釋見叡 陳振龍 蔡金蓮 邱新惠 陳昭蓉

杜景仁 陳麗美 葉貴霞 陳宗仁 蘇金獅

洪仁和 楊員蘭 謝宗哲 謝清泉 林宜良

王政金 侯政道 侯政通 許月嬌 陳秀花

黃彩雲 侯景鴻 周秀琴 李志偉 胡嗣宏

王德貞 李月里 許茂松 呂正民 蔡昆霖

邱秀惠 陳文欽 葉青薰 李昆環 何振源

簡伶倩 楊張丹 林淨德 林輝明 沈雅玲

蔡泯惠 郭佩吟 郭貞余 郭品秀 林霽霞

蕭玉珠 黃桂珠 劉方文 劉家宏 鍾清雄

劉貴蘭

肆佰元整：

陳冠宇 無名氏 謝春英

參佰元整：

陳怡萱 蔡幸芬 何麗卿 陳世晉 蘇秀琴

張達孝 黃金李 張在會 侯明材 陳嘉福

陳皆得 楊文良 陳連進 林賢三 林翠蓮

郭毓展 郭妹君 錢春蓮 葉佐將 尹明

洪洗

貳佰伍拾元整：

尹琪 尹文 郭淑媚

貳佰元整：

謝恒裕 林越例 謝幼娜 涂麗薇 林佳慧

王順牽 陳雪娥 盧博文 林成蔭 高丁貴

曾泰璋 劉怡麟 黃華秀 王秀純 陳祥水

陳奕良

壹佰元整：

王櫻珠 王筆鋒 洪崇閔 王乃玉 董孟鈴

洪崇惟 林金塗 葛麗雯 吳憫仲 吳俊毅

林宥辰 林宗緯 林昆賢 林宥萱 林蓉瑩

林澄佑 林昆鋒 林蓉美 李阿祝 上官漢斯

伍拾元整：

林佩璇

美金壹仟元整：

法映寺

更正啓示：三十三期助印芳名頁中，將黃媵

湘誤植爲黃湘；黃煇玲誤植爲黃玲，特此更

正。

邀請您 送一份法喜到人間

「香光莊嚴」季刊是一份兼具宗教性、教育性和生活性的佛教雜誌，於七十四年以四開報紙型創刊發行，並自二十九期開始為提昇雜誌內涵，改版為十六開本，迄今出版三十四期。隨著版幅擴增，印刷費和郵資都大幅提高，我們竭誠邀請您定期發心助印，一起參與佛教的文化志業，讓更多渴望佛法滋潤的心靈，能同享法喜，共創人間淨土！

香光莊嚴雜誌社 敬啓

香光莊嚴雜誌社

Luminary Publishing Association

發行人：釋悟因

總編輯：釋明迦

執行編輯：釋見寬 釋見介

美術編輯：唐亞陽

社址：嘉義縣竹崎鄉內埔村溪州69-1號

49-1 Hsiychao, Nei-pu chu-chi,

Chia-1, 60406 Taiwan R.O.C.

郵政劃撥：03308694——香光寺

本刊流通處：

香光寺 嘉義縣竹崎鄉內埔村溪州49-1號 (05) 2541267

紫竹林精舍 鳳山市漢慶街60號 (07) 7133891-3

安慧學苑 嘉義市文化路80號 (05) 2325165

電腦打字：正豐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製版印刷：詮盛彩色製版有限公司

中華郵政台字第0343號登記為雜誌交寄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版台誌第4548號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二月二十日創刊

中華民國八十二年六月三十日出版

●讀者如發現缺頁、印刷不清，請寄回本刊，我們會立刻為您補寄。

●若有重複一份以上的「香光莊嚴」或需要更地址，請於接到本刊一個月內，來信註明電腦編號、姓名、地址、電話，逾期請至原處拿取，以免遺失。

●轉載本刊文圖請先徵求同意。

攝影：林介嶽



若見橋道 當願眾生
廣度一切 猶如橋樑

— 華嚴經淨行品

【目次】

【編輯手札】	宗教是社會人心的指標	編輯組	1
【每期話題】	貫徹佛教倫理 根絕雛妓問題	編輯組	2
【專輯】	台灣社會的宗教景觀	編輯組	4
	我們拜什麼神？	林美容	8
	台灣社會的宗教現況及未來趨勢——訪瞿海源教授	釋見岸採訪·釋自懋整理	10
	以宗教教育帶動正確信仰——訪聖嚴法師	釋見融採訪·釋自懋整理	13
	健康的宗教信仰——訪羅麥瑞修女	釋見岸採訪·釋見介整理	15
	宗教的教化功能——訪悟因法師	編輯組採訪·整理	17
【春風化雨】	無言的教育	釋覺生口述·編輯組整理	20
【宗教與教育】	西藏僧教育一瞥(上)	釋見諦著譯	25
【一葉一如來】	思想的框框	釋見日纂集	30
	生命的色彩	釋見侖纂集	31
【佛學譯叢】	上師(上)	Chogyam-Tyungpa 著 李豐斌譯	33
【菩提道上】	書包的故事	釋自惇	36
	佛三心旅	陳明昭	38
	我的父母親	王玉崑	39
【教訊采摭】	教訊采摭	編輯組	42

